

新
唐
書

二九

蘇軾詩集
卷之九
PDG

三王魯平馮三李曲二盧列傳第七十二

唐書一百四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胡公李尚書夏鄭公鄭公集賢殿脩撰吳采 祁奉

救撰

王忠禮高麗人入居營州父爲朔方軍將忠禮習戰鬪從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同籍麾下翰爲隴右節度使忠禮與中郎將周似事翰以功授右衛將軍關西兵馬使從討九曲後期當斬臨刑翰釋之忠禮徐曰死固分也何復貸爲諸將壯之天寶十三載吐谷渾蘇毗王款附詔翰至磨環川應接忠禮隊馬蹇甚翰謂監軍李大宜曰忠禮跛足尚欲何之俄加金城郡太守安祿山反翰爲元帥奏忠禮赴軍玄宗曰何隴精銳悉在潼關吐蕃有豐堆倚思禮耳翰固請乃兼太常卿充元帥府馬軍都將翰委以軍事密勸翰表誅楊國忠翰不應復請以三千騎劫至潼關殺之翰曰此乃吾反何與祿山事潼關失守忠禮與呂崇賁李承光同走行在肅宗責不堅守引至毒戛下將斬之宰相房琯諫以爲可收後効遂獨

斬承光赦思禮等尋副房琯戰便橋不利更爲關內行營節度河西隴右伊西行營兵馬使守武功賊安守忠來戰思禮退保扶風賊分兵略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李光進戰未利行在戒嚴從官潛出其孥帝使左右巡御史虞候識其姓名衆稍稍止命郭子儀以朔方兵擊之會崔光遠行軍司馬王伯倫判官李椿以兵二千屯扶風聞賊已西欲乘虛襲京師徑至高陵賊引軍還擊椿等椿已至中渭橋殺守者千人進攻苑門伯倫戰死椿被執先是賊餘衆留武功旣傳官軍入京師乃燒營遁自是賊不敢西長安平思禮先入清宮收東京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封霍國公食實戶五百尋兼潞沁等州節度乾元元年總關中路州行營兵三萬騎八千與子儀圍賊相州軍潰惟李光弼思禮完軍還尋破史思明別將萬餘衆於直千嶺光弼徙河陽代爲河東節度副大使上元元年加司空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唯思禮而已二年薨贈太尉諡曰武烈思禮善守計短攻戰然持法嚴整士不敢犯在太原器甲

完精儲粟至百萬斛云

魯易幽州薊人長七尺餘略通書史以蔭補左羽林長上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引爲別奏顏真卿嘗使隴右謂翰曰君興即將摠節制亦嘗得人乎易時立階下翰指曰是當爲節度使從破石堡城收河曲遷左武衛將軍後復以破吐蕃跳盪功除右領軍大將軍安祿山反拜上洛太守將行於帝前畫攻守勢遷南陽太守兼守捉防禦使封金鄉公尋爲山南節度使以嶺南黔中山南東道子第五萬屯涪水南賊將武令珣畢思琛等擊之衆欲戰易不可賊右趨乘風縱火鬱氣奔營士不可止負罪走賊矢如雨易與中人薛道挺身走舉衆沒賊時嶺南節度使何復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襄陽節度使徐浩未至其子弟半在軍挾金爲資糧至是與械偕棄與山等賊資以富易擊散兵保南陽潼關失守賊使哥舒翰招下不從使武令珣攻之令珣死田承嗣繼往潁川來瑱襄陽魏仲犀合兵援易仲犀弟孟馴兵至明府橋望賊走易城中食盡

米斗五十千一鼠四百餓者相枕藉朝廷遣使者曹日昇宣慰加
昇特進太僕卿不得入日昇請單騎致命仲犀不可會顏真卿自
河北至謂曰使者不顧死致天子命設為賊獲是云一使者脫能
入城則萬心固矣中官馮廷環亦曰將軍必入我請以兩騎助仲
犀益騎凡十輩賊望見知皆銳兵不敢擊遂入致命人心益固日
昇復以騎趨襄陽領兵千由音聲道運糧餉昇故昇得與賊相持
踰三月昇被圍凡一年晝夜戰人至相食卒無救至德二載五月
乃率眾突圍走襄陽承嗣尾擊昇殊死戰二日斬獲甚眾賊引去
俄拜御史大夫襄鄧十州節度使亦會二京平賊走河北時襄漢
數百里鄉聚蕩然舉無樵煙初賊欲剽亂江湖賴昇適扼其衝
故南夏以完策勲封岐國公實封二百戶乾元元年又加淮西節
度鄧州刺史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昇領淮西襄陽兩鎮
步卒萬人騎三百明年與史思明戰安陽王師不利昇中流矢輒
奔諸節度潰去所過剽奪而昇軍尤甚有詔來瑱節度淮西徙

見鄭陳亭節度使至新鄭聞郭子儀整軍屯穀水李光弼還太原見羞喘仰藥死年五十七

王難得沂州臨沂人父思敬少隸軍試太子賓客難得健于武工騎射天寶初爲河源軍使吐蕃贊普子郎支都者恃趨敏乘名馬寶鈿鞍略陣挑戰甚閑暇無敢校者難得怒挾矛驟馬馳支都不暇鬪直斬其首玄宗壯其果召見令殿前乘馬挾矛作刺賊狀大悅賜錦袍金帶累授金吾將軍從哥舒翰擊吐蕃至積石虜吐谷渾王子悉弄參及悉頰藏而還復收五橋拔樹惇城進白水軍使收九曲加特進肅宗在靈武軍賞乏難得上家貲助軍試衛尉卿俄領興平軍及鳳翔兵馬使收京師方戰麾下士失馬難得馳救矢著眉披膚郭目乃拔箭斷膚殊死前鬪血濺面不已帝嘉之從郭子儀攻相州累封琅邪郡公爲英武軍使寶應二年卒贈潞州大都督子子顏少從父征討檢校衛尉卿生莊憲太后元和元年憲宗朝太后南宮乃褒贈思敬爲司徒難得太尉子顏太師唯

子顏子用及封用字師柔拜太子詹事纔三月封太原郡公掌殿
苑累遷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大將軍謙畏無過卒贈工部
尚書

辛雲京蘭州金城人客籍京兆世爲將家雲京有膽決以禽生斬
馘常冠軍積功遷特進太常卿史思明屯相州雲京以銳兵四千
襲陰陽追破其衆至浪井錄多授開府儀同三司加代州都督鎮
北兵馬使太原軍亂帝惡鄧景山繩下無漸以雲京性沈毅故授
太原尹進封金城郡王雲京治謹于法下有犯雖絲毫比不肯貸
及賞功亦如之故軍中畏而信回紇恃舊勲每入朝所在暴鈔至
太原雲京以戎狄待之虜畏不敢惕息數年太原大治加檢校尚
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曆三年檢校左僕射卒年五十
五代宗爲發哀流涕贈太尉謚曰忠獻它日郭子儀元載見上語
及雲京帝必泣然及葬命中使弔祠時將相祭者至七十餘幄
喪車移晷乃得去德宗時第至德以來將相雲京爲次從弟京

杲字京杲信安王禕節度朔方京杲與弟旻以策干說禕評咨加異後從李光弼出井陘督趨邊先驅戰嘉山尤力肅宗異之召見曰黥彭關張之派乎累遷鴻臚卿召爲英武軍使代宗立封肅國公遷左金吾衛大將軍進晉昌郡主歷湖南觀察使後爲工部尚書致仕朱泚盜京師以老病不能從西嚮慟而卒贈太子少保旻亦從光弼定恒趙後署太原三城使史思明屯相軍及滏陽旻逆擊走之東都陷退守河陽卒于屯雲京曾孫讜別傳

馮河清京兆人始隸郭子儀軍以戰多拜左衛大將軍後從涇原節度使馬璘充兵馬使數以偏師與吐蕃遇多效級名聞軍中建中時節度使姚令言率兵討關東以河清知留後幕府殿中侍御史姚況領州而行師過闕有急變德宗走奉天河清況聞問召諸將計事東向哭相勵以忠意象軒毅衆義其爲無敢異言即發儲鎧完仗百餘乘獻行在初帝之出六軍蒼卒無良兵士氣沮及河清輸械至被堅勦兵軍聲大振即拜河清涇原節度使安定郡王

況行軍司馬朱泚數遣謀人誅之河清輒斬以徇興元元年渾瑊以吐蕃兵敗賊韓旻等涇人妄傳吐蕃有功將以叛卒擊與質歸之衆大恐且言不殺馮公吾等無類矣田希鑒遂害河清況挺身還鄉里京師平贈河清尚書左僕射拜況太子中舍人況性簡退未嘗言功屬歲凶奉稍不自給以飢死河清再贈太子少傅

李芄字茂初趙州人解褐上邽主簿嚴武爲京兆尹薦補長安尉李勉觀察江西表署判官永泰初宣饒劇賊方清陳莊西絕江劫商旅爲亂支黨繁結芄請以秋浦置州扼衿要使不得合從勉是其計奏以宣之秋浦青陽饒之至德置池州即詔芄行州事後魏少游代勉表署都團練副使攝江州刺史以母喪解勉之節度永平復辟幕府會李靈耀反署芄兼亳州防禦使護陳潁饒道便軍興德宗立授河陽三城鎮遏使糧貲善者必先以給士士悅之達練事宜嚴備常若有敵未幾拜節度使以東畿汜水等五縣隸屬與馬燧等破田悅洹水上以功檢校兵部尚書實封百戶進圍悅悅

將符璘以騎五百降芄大開壁門納之興元初檢校尚書右僕射以疾將請老謂所親曰歲方旱蝗上厭征伐天下城壘堅戈鋌利然務以力勝其可盡乎救敝者莫若德方鎮之臣宜先退讓死權錮祿吾敢哉言而不踐非吾志也固求罷歸東都卒年六十四贈太子太保

李叔明字晉閬州新政人本鮮于氏世爲右族兄仲通字向天寶末爲京兆尹劔南節度使兄弟皆涉學輕財務施叔明擢明經爲楊國忠劔南判官乾元中除司勳員外郎副漢中王瑀使回紇回紇遇瑀慢叔明讓曰大國通好使賢王持節可汗唐之婿恃功而倨可乎可汗爲加禮復命遷司門郎中東都平拜洛陽令招徠遺民號能吏擢商州刺史上津轉運使遷京兆尹長安歌曰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斯久之以疾辭除太子右庶子崔旰擾成都出爲邛州刺史旰入朝即拜東川節度使遂州刺史徙治梓州大曆末或言叔明本嚴氏少孤養外家冒鮮于姓請還宗詔可叔

明初不知意醜之表乞宗姓列屬籍代宗從之建中初吐蕃襲火井掠龍州陷扶文遠三州叔明分五將邀擊走之以功加檢校戶部尚書梁崇義阻命詔引兵下峽戰荆門敗其衆襄州平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德宗幸興元出家貲助軍悉衣幣獻宮掖加太子太傅封薊國公初東川承兵盜鄉邑彫破叔明治之二十年撫接有方華裔遂安後朝京師以病足賜錦輦令宦士肩舁以見拜尚書右僕射乞骸骨改太子太傅致仕貞元三年卒諡曰襄始叔明與仲通俱尹京兆及兼秩御史中丞並節制劍南又與子昇俱兼大夫蜀人推爲盛門叔明素惡道佛之弊上言曰佛空寂無爲者也道清虛寡欲者也今迷其內而飾其外使農夫工女墮業以避役故農桑不勸兵賦日屈國用軍儲爲數耗臣請本道定寺爲三等觀爲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爲民德宗善之以爲不止本道可爲天下法乃下尚書省雜議於是都官員外郎彭偃曰王者之政變人心爲上因人心次之不變不因爲下

今道士有名亡實俗鮮歸重於亂政輕僧尼帑穢皆天下不逞苟
避征役於亂人甚今叔明之請雖善然未能變人心亦非因人心者夫天
生蒸人必將有職游閑浮食主制所禁故賢者受爵祿不肖者出租稅古
常道也今僧道士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一僧衣食歲無慮三萬五千
所不能致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不貲臣謂僧道士年未滿五十可
令歲輸絹四尼及女官輸絹二雜役與民同之過五十者免凡人年
五十嗜欲已衰況有戒法以檢其性情哉刑部負外郎裴伯言曰
衣者蠶桑也食者耕農也男女者繼祖之重也而二教悉禁國家
著令又從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經法反制中夏禮義之俗也傳曰女
子十四有爲人母之道四十九絕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爲人父之
道六十四絕陽化之理臣請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官
四十九以上許終身在道餘悉還爲編人官爲計口授地收廢寺觀
以爲廬舍議雖上罷之子昇以少卿從德宗梁州叔明嚴敕以死
報故昇有功擢禁軍將軍貞元初遷太子詹事坐部國公主貶羅

州別駕叔明素豪俊在蜀殖財廣第舍田產歿數年子孫驕縱
貲產皆盡世言多藏者以叔明爲鑒云

曲環陝州安邑人客隴右少喜兵法資勇敢善騎射天寶中從哥
舒翰討吐蕃拔石堡取黃河九曲洪濟等城授果毅別將安祿山
反從魯昂守鄧州與賊武令珣戰尤力加左清道率從李抱玉屯
河陽又自將兵守澤州破賊銳將安曉拜羽林將軍與諸將討史
朝義平河北累轉金吾大將軍大曆中戍隴州數破吐蕃以功兼
太常卿德宗初虜寇剽南詔環以邠隴兵五千馳救收七盤城威武
軍維茂等州虜破走威名大振加太子賓客賜名馬豫討涇州劉
文喜遷開府儀同三司封晉昌郡王邠隴兵馬使時李納逼徐州
環與劉玄佐救之敗其衆功最建中三年擢邠隴行營節度使李
希烈陷汴州環守寧陵戰陳州斬賊三萬五千級禽其將翟崇暉
進檢校工部尚書兼陳州刺史希烈平改陳許節度賜封三百戶
二州比爲寇衝民苦剽鹵客他縣環勤身節用寬賦斂簡條教

不三歲歸者。繼係訓農治兵穀食豐衍。轉檢校尚書左僕射。貞元十五年。卒。年七十四。贈司空。

王虔休字君佐。汝州梁人。少涉學。有材武。以信義爲鄉黨畏慕。大曆中。刺史李深署爲裨將。澤潞李抱真聞其名。厚以幣招之。授兵馬使。抱真討河北。戰雙岡。臨洛。虔休以多擢步軍都虞候。封同昌郡王。實封五十戶。抱真卒。元仲經等謀樹其子緘一軍。思亂。虔休正色語衆曰。軍王軍州王土也。帥亡當稟天子。何云云。有妄謀衆服。其言得不亂。德宗嘉之以邕王爲昭義節度大使。擢虔休潞州左司馬。領留後。本名延貴。至是賜名號。令撫循軍中。大治。初。抱真之喪。軍司馬元誼據潞州叛。虔休遣將李廷芝討之。戰長橋。斬級數百次。雞澤又破之。守戎皆奔魏博。即決水灌城。將壞。遣掌書記盧瑱入見。誼陳利害。誼請朝。即以瑱爲潞州別駕。使守洛。誼出亦奔魏。治潞二歲。遷昭義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始屬城州縣守宰多署它職。不親政。故治苟簡。虔休悉增俸稟。遣就部人以安。安卒。

年六十三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敬虔休性恪敏節用度既沒所部帑廩皆可支數歲嘗得太常樂家劉玠撰繼天誕聖樂因帝誕日以獻其樂以宮爲均示五聲有君也以土爲德本五運在中也奏二十五疊取二十四氣而成一歲奏十六節象元凱登庸于朝云後中和樂本于此子麗成等十人並補太學生

盧羣字載初系出范陽少學於垂山淮南陳少游聞其名奏署幕府已而薦諸朝李希烈反以監察御史爲江西行營糧料使嗣曹王阜節度江西奏爲判官阜徙荆襄皆從其府以勁正聞入爲侍御史郭子儀家與嬖人張昆弟訟財不平又言嬖人宅匿珍寶德宗促按之羣奏言子儀有大勲德今所訟皆其家事且嬖人宅子儀昔畀之非子弟所宜言請赦勿問從之人謂羣識大體累遷兵部郎中淮西吳少誠擅決司洧水溉田使者止之不奉詔命羣臨詰少誠曰是於人有利羣曰臣道貴順恭恪所以爲順也專命廢順雖利何有且怠於事上者固不能責其下矣少誠聽命羣又爲

陳古今成敗事逆順禍福皆有效所以感動之少誠竦然既置酒
與賦詩又歌以慰之少誠感悅不敢桀以奉使稱旨遷檢校秘書
監鄭滑節度行軍司馬姚南仲入朝即以羣代節度羣嘗客于鄭
質良田以耕至是則出券貸直以田歸其人卒年五十九贈工部尚書
李元素字大朴邢國公密裔孫仕爲御史東都留守杜亞惡大將令
狐運會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適與其下畋近郊亞疑而訊之幕府
穆貞張弘請按鞫無狀亞怒更以愛將武金掠服之死者甚衆亞
請斥運醜土詔監察御史楊寧覆驗事皆不讎亞怒劾寧罔上寧
抵罪又自以不失盜爲功因必其怒傳致而周內之若不可翻者德
宗信不疑宰相難之詔元素與刑部員外郎崔從質大理司直盧
士瞻馳按亞迎以獄告元素徐察其冤悉縱所囚以還亞大驚復
劾元素失有罪比元素還帝已怒奏獄未畢帝曰出元素曰臣言有
所未盡帝曰第去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冤不得盡辭是無容復
見陛下帝意解即道運冤狀帝感寤曰非卿孰能辨之然運猶以擅

捕人得罪流歸州死于貶武金旒建州後歲餘齊抗得已具盜錄是
天下重之遷給事中後美官缺咸翼元素得其處會鄭滑節度使
盧羣卒拜元素檢校工部尚書節度其軍治有異績元和初召爲
御史大夫大夫自貞元後難其人不補而元素以夙望召拜中外企
聽風采旣而一不建爲容容持祿內望作宰相久之不見用則謝賓
客曰無以官散外我見屬吏輒先拜人人失望李錡反拜浙西節度
使數月還爲國子祭酒進戶部尚書判度支元素少孤奉長姊謹
悌及沒悲鯁成疾因辭職屏居其妻石泉公主方慶之孫前妻子
皆不肖而元素嬖姬侍王不見荅元素久疾益昏惑遂出之王訴
諸朝詔免元素官且令畀王貲五百萬卒贈陝州大都督

盧士玫者山東人以文儒進端厚無競爲吏部員外郎善乎職再
遷知京兆尹劉總入朝與士玫故內姻乃請析瀛鄭兩州用士玫
爲觀察使詔可俄而幽州亂朱克融襲之朝廷欲重其任就加節
度使士玫空家貲助軍然部卒多家幽州陰導克融入故士玫闔

府皆見囚幽州天子赦克融得還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徐號州
刺史復爲賓客卒贈工部尚書

三王魯辛馮三李曲二盧列傳第七十二

令狐張康李劉田王年史列傳第七十三

唐書二百四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李尚書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景采 祁奉

敘撰

令狐彰字伯陽京兆富平人其先自燉煌內徙父渾為世善吏始尉范陽通民家女生彰罷歸留彰母所既長志膽沈果知書傳大義射命中從安祿山署左衛郎將與張通儒入長安又署左街使二京平走河朔史思明署博滑二州刺史屯滑臺時中人楊萬定監滑州軍彰欲以節自顯募沒人夜度河悉籍士馬州縣獻款因萬定以聞肅宗大悅下書慰勞彰移壁杏園渡思明疑之遣薛岌以兵劫彰彰諭衆以大誼皆感附死力遂破岌兵潰圍出以麾下數百入朝賜甲第帷帳什器拜滑亳魏博節度使河朔平加兼御史大夫封霍國公檢校尚書右僕射始滑當寇衝城邑墟榛彰躬訓吏下檢軍力農法令嚴無敢犯者田疇大闢庫委曲餘歲時貢賦如期時吐蕃盜邊召防秋兵彰遣士三千自齎糧所過無秋毫犯供

疑讓不受時雖其能然猜阻伎忍忤者輒死怒潁州刺史李岵遣姚奭代之戒曰不時代殺之岵知其謀因殺奭死者百餘人奔汴州上書自言彰亦劾之河南尹張延賞畏彰留岵使故彰書先聞岵岵夷州殺之與魚朝恩有隙及用事彰不敢入朝會母喪失明卒方疾甚敕子建通運歸東都私第悉上軍府兵仗財用簿最表吏部尚書劉晏工部尚書李勉堪大事請以自代代宗得表咨悼下詔褒美其門閭贈太傅建累官右龍武軍使德宗幸奉天建方肄士射遂以四百人從且殿擢行在中軍鼓角使左神武軍大將軍其妻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女也建將奔之誣與門下客郭太倫通榜殺士倫而逐其妻太倫母痛憤卒寶臣請劾按無狀建會赦免帝取常膳錢五十萬葬太倫母子并恤其家俄起建爲右領軍大將軍復坐專殺以勲被貸坐妄自陳貶施州別駕卒贈右領軍大將軍又加贈揚州大都督憲宗時宰相李吉甫奏言彰將死籍上土地兵甲遣諸子還第彰同時河朔諸鎮傳子孫熏灼數代唯彰忠義舊

發而長子建坐事幼子運無辜皆竄死今通幸存惟陛下用之因授贊善大夫時討蔡故連徙壽州團練使聞吉甫卒不自安每戰虛張首級敗則掩不奏露布上宰相武元衡却之後爲賊攻焚廬聚破屯柵通大懼重斬不敢出詔金吾大將軍李文通宣慰將至遂代之貶昭州司戶參軍事父乃召爲右衛將軍給事中崔植還其制帝使喻植以彰有功不忍弃其嗣制乃下終左衛大將軍運爲東都留守將爲杜亞所陷流死歸州

張孝忠字孝忠本奚種世爲乙失活酋長父謚開元中提衆納款授鴻臚卿孝忠始名阿勞以勇聞燕趙間共推張阿勞王沒諾干二人齊名沒諾干王武俊也孝忠魁偉長六尺性寬裕事親孝天寶末以善射供奉仗內安祿山奏爲偏將破九姓突厥以功擢漳源府折衝祿山史思明陷河洛常爲賊前鋒朝義敗乃自歸授左領軍將軍以兵屬李寶臣累加左金吾衛將軍賜今名寶臣以其沈毅謹詳遂爲姻家易州諸屯委以統制十餘年威惠洵聞田承

嗣寇冀州寶臣付兵四千使出上谷屯貝丘承嗣見其軍整嚴歎曰
阿勞在焉冀未可圖也即焚營去寶臣與朱滔戰瓦橋奏孝忠爲
易州刺史分精騎七千當幽州擢太子賓客封符陽郡王寶臣晚
節稍忌刻殺大將李獻誠等而召孝忠孝忠不往復使其弟孝節
召之孝忠復命曰諸將無狀連頸受戮吾懼禍不敢往亦不敢叛
猶公不觀天子也孝節泣曰即歸且僇死孝忠曰借往則并命吾
留無患也果不敢殺然寶臣素善孝忠及病不能語以手指北而
死子惟岳擅立詔朱滔以幽州兵討之滔忌孝忠善戰慮師出爲
己患使判官蔡雄往說曰惟岳孺子弄兵拒命吾奉詔伐罪公乃
宿將安用助逆而不自求福也今昭義河東軍已破田悅而淮西
軍下襄陽梁崇義尸出井中斬漢江上者五千人河南軍計日北
首趙魏滅亡可見公誠去逆蹈順倡先歸國可以建不世功孝忠
然之遣將程華報滔連和遣易州錄事參軍董稹入朝德宗
嘉之擢孝忠檢校工部尚書成德軍節度使令與滔并力孝忠子

弟在恒州者皆死孝忠重德滔爲子茂和聘其女締約益堅敗惟
岳於東鹿滔欲乘勝龍哀恒州孝忠乃引軍西北壁義豐滔疑之
孝忠將佐諫曰尚書推赤心於朱司徒可謂至矣今逆賊已潰元
功不終後且悔之孝忠曰本未破賊賊已破矣而恒州多宿將迫
之則死鬪緩之則改圖且滔言大而識淺可以慮始難與守成故
吾堅壁于此以待賊之滅耳滔亦止屯東鹿月餘王武俊果斬惟
岳以獻已而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降孝忠遂有易定時三分成
德地詔定州置軍名義武以孝忠爲節度易定滄等州觀察使後
滔與武俊叛復遣蔡雄說之荅曰吾既爲唐臣而天性樸彊業已
効忠不復助惡矣吾與武俊少相狎然其心喜反覆不可信幸謝
司徒志鄙言滔復啖以金帛皆不受易定介二鎮間乃浚溝壘脩
器械感厲將士乘城固守滔悉兵攻之帝詔李晟實文場率師援
孝忠滔解去遂全其軍孝忠因與晟結婚天子出奉天孝忠遣將
楊榮國以銳卒六百佐晟赴難收京師興元初詔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貞元二年河北蝗民餓死如積孝忠與其下同粗淡日膳裁
豆膳而已人服其儉推爲賢將明年檢校司空詔其子茂宗尚義
章公主孝忠遣妻入朝執親迎禮賞賚甚厚五年爲將佐所惑以
兵襲蔚州入之奉詔還鎮有司劾擅興削司空六年還其官卒年
六十二追封上谷郡王贈太師諡曰貞武子茂昭茂宗茂和

茂宗擢累光祿少卿左衛將軍元和中歷開府使初至德時西戎
陷隴右故隴右監及七廄皆廢而閑廄私其地入寶應初始以其
地給貧民茂宗恃恩奏求收其賦又奏取麟游岐陽牧地三百餘
頃民訴諸朝詔監察御史孫革按行還奏不可茂宗負左右助誣
革所奏不實復遣侍御史范傳式覆實乃悉奪其田長慶初岐人
列訴下御史盡以其地還民寶歷初遷充海節度使終左龍武統
軍茂和歷左武衛將軍裴度討蔡奏爲都押衙茂和數以膽勇求
自試謂度無功辭不行度請斬之以令軍憲宗曰予以其家忠且
孝爲卿遠斥後終諸衛將軍

茂昭本名昇雲德宗時賜今名字豐明少沈毅頗通書傳孝忠時累擢檢校工部尚書孝忠卒帝拜邕王諒爲義武軍節度大使以茂昭爲留後封延德郡王後二年爲節度使弟昇璘薄王武俊爲人座上嫚罵武俊怒襲義武豈安喜無極掠萬餘人茂昭嬰城遣人厚謝乃止久之入朝爲帝從容言河朔事帝竦聽曰恨見卿晚召宴麟德殿賜良馬甲第器幣優具詔其子克禮尚晉康郡主帝方倚之經置北方會崩故茂昭每入臨輒哀不自勝順宗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遣之鎮賜女樂二人固辭車至第門茂昭引詔使辭曰天子女樂非臣下所宜見昔汾陽咸寧西平北平皆有大功故當是賜今下臣迷職以朝柰何濫賞後日有立功之臣陛下何以加之復賜安仁里第亦讓不受憲宗元和二年請朝五奏乃聽願留不許加兼太子太保旣還王承宗叛詔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合軍爲恒州北道招討茂昭治廩餼列亭候平易道路以待西軍承宗以騎二萬踰木刀溝與王師薄戰茂昭躬擐甲爲前鋒令其子克

讓從子克儉與諸軍分左右翼繞賊大敗之承宗幾危曾有詔班師加檢校太尉兼太子太傅乃請舉宗還朝表數上帝乃許北鎮遣客間說皆不納詔左庶子任迪簡爲行軍司馬乘駟往代茂昭奉兩州符節管鑰圖籍歸之先敕妻子上道戒曰吾使而曹出易庶後世不爲汙俗所染未半道迎拜兼中書令充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至京師雙日開延英對五刻罷又表遷墳墓于京兆許之明年疽發於首卒年五十冊贈太師謚曰獻武帝思其忠擢諸子皆要職歲給絹二千匹少子克勤開成中歷左武衛大將軍有詔賜一子五品官克勤以息幼推與其甥吏部員外郎裴夷直劾曰克勤勲有司法引庇它族開後日賣爵之端不可許詔聽遂著于令夷直字禮卿亦婢亮第進士歷右拾遺累進中書舍人武宗立夷直視冊牒不肯署乃出爲杭州刺史斥驩州司戶參軍宣宗初內徙復拜江華等州刺史終散騎常侍

陳楚者茂昭甥也字材卿定州人有武幹事茂昭歷牙將常統精

卒從征伐茂昭入朝擢諸衛大將軍封普寧郡王元和末義武節度使渾鎬喪師定州亂拜楚爲節度使馳傳赴軍及郊無迎者左右勸無入楚曰定軍不來迎以試我今不入正墮計中乃冒雪行四十里夜入其州然軍校部伍皆楚舊也由是衆心乃定徙河陽三城入爲左羽林統軍檢校司空卒年六十一贈司空子君奕亦至鳳翔節度使

康曰知靈州人祖植當開元時縛康待賓平六胡州玄宗召見擢左武衛大將軍封天山縣男曰知少事李惟岳擢累趙州刺史惟岳叛曰知與別駕李濯及部將百人啐牲血共盟固州自歸惟岳怒遣先鋒兵馬使王武俊攻之曰知使客謝武俊曰賊孱甚安足共安危哉吾城固土和雖引歲未可下且賊所恃者田悅耳悅兵血蟻邢壕可浮不能殘半堞況吾城之完乎又給爲臺檢示曰使者齋詔喻中丞中丞奈何負天子從小兒跳梁哉武俊悟引兵還斬惟岳以獻德宗美其謀擢爲深趙觀察使賜實封戶二百會武

俊拒命遣將張鍾葵攻趙州日知破之上俘京師興元元年以深
趙益成德徙日知奉誠軍節度使又徙晉絳加累檢校尚書左僕
射封會稽郡王貞元初卒贈太子太師

子志睦字得衆資趨偉工馳射隸右神策軍遷累大將軍討張韶
以多兼御史大夫進平盧軍節度使李同捷反放兵略千乘志睦
挫其銳不得逞遂下蒲臺盡奪其械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徙涇
原封會稽郡公卒年五十七贈司空

子承訓字敬辭推門功進累左神武軍將軍宣宗擢爲天德軍防
禦使軍中馬乏虜來戰數負承訓罷冗費市馬益軍軍乃奮
張始党項破射鵰軍洛源鎮悉俘其入聞承訓威政皆還俘不
敢贅詔檢校工部尚書封會稽縣男擢義武節度會南詔破
安南詔徙嶺南西道城邕州合容管經略使隸之遂統諸軍行
營兵馬南詔深入承訓分兵六道出以掩襲戰不利士死十八唯
天平卒二千還屯闔軍震於是節度副使李行素完城不出南

詔圍之四日或請夜出兵襲靈承訓意索不聽天平裨將陰募
勇兒三百夜縱燒靈屯斬首五百南詔恐明日解而去承訓謬言
大破賊告于朝羣臣皆賀加檢校尚書右僕射籍子弟端昵冒賞
而士不及怨言嚙派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白狀宰相承訓慙移
疾授右武衛大將軍分司東都咸通中南詔復盜邊武寧兵七百
戍桂州六歲不得代列校許佶趙可立因衆怒殺都將詣監軍使
丐糧鎧北還不許即擅斧庫劫戰械推糧料判官龐勛爲長勒衆
上道懿宗遣中人張勣思郢送詔本道觀察使崔彥曾慰安之次
潭州監軍詭奪其兵勛畏必誅篡舟循江下益哀兵招亡命收銀
刀亡卒艚匿之及徐城謀曰吾等叩城大呼衆必應前日賞緡五
十萬可得也衆喜牙健趙武等欲三勛斬首送彥曾曰此搆亂者
彥曾不能詰勛怨都押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又使
白彥曾曰士負罪不敢釋甲請爲二屯且白退戡等府屬溫廷皓
謂彥曾曰勛擅委戍一可殺專戕大將二可殺私置兵三可殺士

不子弟即父兄振袂而唱內外必應銀刀三命復在其中四可殺請分兩營脅去三將五可殺彥曾謂然乃禡毒縣黃堂前選兵三千授都虞候元密屯任山須勛至劫取之遣邏子言胤服覘賊比暮勛至捕覘者知其謀即蒞偶人刺虛幟而詭路襲苻離密父乃寤回屯城南勛與宿將喬翔戰睢河翔大敗攝太守焦璐遁去勛入據州自稱兵馬留後初璐決汴水絕勛北道水未至勛度比密兵攻宿水大至涉而傳城不克攻勛劫百艘運糧趨泗州留婦弱持陴翌日密覺追之士未食賊伏兵于舟而陣汴上軍見密皆走密追躡伏發夾攻之密敗衆殲遂入徐州囚彥曾及官屬殺尹戡等又徇下邳漣水宿遷臨淮蘄虹諸縣皆下遣僞將屯柳子屯豐屯滕屯沛屯蕭以張其軍乃露章求節度使有周重者隱濠泗間號有謀勛迎爲上客問策所出因教勛赦囚徒據揚州北收兗鄆西舉汴宋東掠青齊拓境大河食敖倉可以持久勛無雄才不納僞將劉行及攻濠州執刺史盧望回自稱刺史帝遣中人康道隱

宣慰徐州勦郊迎旗鎧矛戟亘三十里使騎鳴鼓角聲動山谷置酒毬場引道隱閱其衆給爲賊來降六十人妄戮平民上首級夸勝道隱還固求節度即殘魚臺金鄉碭山單父十餘縣斬官吏出金帛募兵游民多從之帝乃拜承訓檢校尚書右僕射義成軍節度使徐泗行營都招討使以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爲武寧軍節度使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爲南面行營招討使率魏博鄆延義武鳳翔沙陀吐渾兵二十萬討之勦好鬼道有言漢高祖廟夜閱兵人馬疏汗勦日往請命巫言毬場有隱龍得之可戰勝勦大役徒斲地不能得賊將李圓劉佶攻泗歐宗丁從實分徇舒廬壽沂海諸道兵屯海州度賊至作機橋維以長絙賊半度絙絕士溺死度者不得戰殲之賊別取和州破沐陽下蔡烏江巢諸縣揚州大恐民悉度江淮南節度使令狐綯移書陳禍福許助求節度勦按甲聽命淮南合宣潤兵戍都梁山勦夜度淮遡曙薄壘賊將劉行立王弘立與勦合敗淮南將李湘屯淮口劫盱眙帝又詔將

軍宋威與淮南并力承訓屯新興賊挑戰時諸道兵未集承訓帳下纔萬人退壁宋州勛益驕光蔡鉅賊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應勛戴可師引兵三萬奪淮口圍勛都梁山下降其衆可師恃勝不戒弘立以兵襲之可師不克陣而潰士溺淮死逸者數百人賊取可師首傳徐州詔以馬士舉爲淮南節度使南面行營諸軍都統馳傳入揚州士舉曰城堅士多賊何能爲衆稍安始帝以晏權故智興子節度武寧欲以怖賊及是返爲賊困不敢戰乃更以隴州刺史曹翔爲充海節度北面都統招討使屯滕沛魏博將薛元屯蕭豐賊首孟勣文欲絕勛自立陰刻鑑爲文曰天口云云錫爾將軍夜瘞之野耕者得之以獻衆駭異乃齋三日授之勛知其謀使人襲殺之於是承訓屯柳子右夾汴築壘連屬一舍勛籍城中兵止三千劫民授甲皆穿窟穴遁去王弘立度睢園新興鹿塘承訓縱沙陀騎躡之弘立走士赴水死自鹿塘屬襄城伏尸五十里數首二萬獲器鎧不貲承訓攻柳子姚周度水戰又敗乘風火賊周提餘卒去

沙陀躡之及芳亭死者枕藉斬劉豐而周以十騎走宿州守將斬之勛懼乃害崔彥曾等謂其下曰上不許我節度與諸君具反矣大索兵得三萬許佶趙可立勸勛稱天冊將軍勛謁漢高祖廟受命以其父舉直爲大司馬守徐州或曰方大事不可私于父失上下序舉直乃拜于廷勛坐受之引兵救豐刻木作婦人衣絳被髮軍過斫而火之乃行勛夜入城外不知勛出銳軍擊援屯魏博軍知勛自將驚而潰賊以所得送徐州以夸下曹翔退保兗州勛欲乘勝攻承訓或曰今北兵敗西軍搖不足虞也方蠶月宜息衆力農至秋士馬彊決可以取勝舉直曰時不重得願將軍無縱敵勛曰然時承訓方攻臨渙聞勛計追還兵仗以待勛軍皆市人囂而狂未陣即奔相蹈藉死者四萬勛釋甲服垢襦脫收夷痕士三千以歸遣張行實屯第城馬士舉救泗州賊解去進攻賊濠州是時又詔黔中觀察使秦匡謀討賊下招義鍾離定遠勛遣吳迥屯北津援濠士舉銳兵度淮盡碎其營初勛之遁懼衆不軍妄言有神

諱野中曰天符下國兵休勛使下相語符未降故敗北
帝恨魏博軍不勝以宋威爲西北面招討使率兵三萬屯蕭豐約勛降者當赦之始宿鄆人劉洪者被黃袍白馬使人封檄叩觀察府曰我當王徐崔彥曾斬之遺黨匿山谷欲附勛承訓喻降之王師破臨渙斬萬級收襄城留武小睢諸壁曹翔下滕賊將以斬沛降賊李直奔入徐州翔又破豐徐城下邳賊益蹙勛以張玄稔守宿州張儒劉景助之自稱統軍列壁相望承訓拔第城張行實奔宿州承訓遂圍宿州行實教勛官軍盡銳于此西鄆虛單將軍直擣宋亳出不意宿圍自解勛喜引而西使舉直許佶守徐承訓攻敗十遇皆勝遣辯士以威動玄稔玄稔賊重將也以帛書射城外約誅勛自歸使張臯獻期俄與二將會柳溪伏士於旁玄稔馳騎諱曰龐勛首已梟僕射寨矣伏興斬劉景張儒玄稔率諸將肉袒見承訓自陳陷賊不早奮久暴王師願禽賊贖死承訓許之復請詐爲潰軍劫符離符離不知內之已入即斬守將得兵萬人北攻徐

州許佖等不敢出立稔環城彥曾故吏路審中啓白門內立稔兵
許佖等啓北門走立稔身追之士大崩皆赴水死斬舉直許佖李
直等收叛卒親族悉夷之勛聞徐已拔氣喪無顧賴衆尚二萬自石
山而西所在焚掠承訓悉兵八萬逐北沙陀將朱耶赤裏急追至
宋州勛焚南城爲刺史鄭處冲所破將南趨亳承訓兵循環而東
賊走斬縣官兵斷橋不及濟承訓乃縱擊之斬首萬級餘皆溺死
閱三日得勛尸斬其子於京師吳迴守濠州糧盡食人驅女孺運
薪塞隍并填之整旅而行馬士舉斬以獻勛之始得徐州貲儲蕩
然乃四出剽取男子十五以上皆執兵舒鉏鉤爲兵號霍雖破十
餘州凡二歲滅詔擢張立稔右驍衛大將軍承訓遷檢校左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節河東於是宰相路巖韋保衡劾承訓討賊
逗撓貪虜獲不時上功貶蜀王傳分司東都再貶恩州司馬僖宗
立授左千牛衛大將軍卒年六十六子傳業嘗從父征伐終鄜坊
節度使

李洧者淄青節度使正己從父兄也始署徐州刺史建中初正己卒子納叛攻宋州洧挈州自歸加兼御史大夫封潮陽郡王實封戶二百充招諭使初洧遣巡官崔程入朝且白宰相徐州不足獨抗賊得海沂爲節度可與成功洧素與二州刺史有約且不肯爲賊守程先咨張鎰而盧杞怒不先白故洧請中格及納攻徐劉玄佐與諸將擊退之既賊方張乃加洧徐海沂密觀察使時海密爲賊守不受命洧未有以取之遷檢校戶部尚書會疽發背少間肩輿過市市人叫歡洧驚疽潰卒贈尚書左僕射以洧將高承宗代之其弟淡險人也恥居下陰約納攻徐爲內應并說滕將翟濟濟執以聞擢濟沂州刺史召淡入京師以洧赦不罪

劉潼盧龍節度使怵之次子濟母弟也涉書史有材武好施愛士能得人死力始事朱滔常陳君臣大分裁抑其凶及怵得幽州不三月病且死潼侍湯液未嘗離輒以父命召濟於莫州濟嗣摠軍事故德潼之讓以爲瀛州刺史有如不諱許代已久之濟自用其

子爲副大使雍不能無恨因請以所部爲天子戍隴悉發其兵卒
五百馳歸京師無一卒敢違令者德宗甚寵之拜秦州刺史屯普
潤軍中不設音樂士卒病親存問所欲不幸死哭之憲宗立方士
羅令則詣雍營妄言廢立以動雍命繫之辭曰吾之黨其衆公無
囚我約大行梓宮發兵無不濟雍械送闕下殺之錄功號其軍曰
保義蕃戎畏懼不敢入寇常懷然有復河湟志屢爲朝廷言之未
見省封累彭城郡公及病籍士馬求代旣還卒于道年四十九贈
尚書右僕射諡曰景

田弘正字安道父廷玠尚儒學不樂軍旅與承嗣爲從昆弟仕爲
平舒丞遷樂壽清池東城河間四縣令以治稱遷滄州刺史李寶
臣朱滔與承嗣不協合兵圍滄州廷玠固守連年食雖盡無叛者朝
廷嘉其節徙相州承嗣盜磁相廷玠無所回淦及悅代立忌廷玠之
正召爲節度副使廷玠至讓悅曰而承伯父緒業當守朝廷法度以
保富貴何苦與恒鄆爲叛臣自兵興來叛天子能完宗族者誰邪而

志不悛盡殺我無令我見田氏血汗人刀也遂稱疾不出悅過謝之杜門不納憤而卒弘正幼通兵法善騎射承嗣愛之以爲必興吾宗名之曰興季安時爲衙內兵馬使同節度副使封沂國公季安俊汰銳殺罰弘正從容規切軍中賴之翕然歸重季安內忌出爲臨清鎮將欲因罪誅之弘正陽痺痼臥家不出乃免季安死子懷諫襲節度召還舊職懷諫委政於家奴蔣士則措置不平衆怒咸曰兵馬使吾帥也牙兵即詣其家迎之弘正拒不納衆譁于門弘正出衆拜之脅還府弘正頓于地度不免即令于軍曰爾屬不以吾不肖使主軍今與公等約能聽命否皆曰惟公命因曰吾欲守天子法舉六州版籍請吏于朝苟天子未命敢有請吾旂節者死殺人及掠人者死皆曰諾遂到府殺士則及支黨十餘人於是圖魏博相衛貝瀧之地籍其人以獻不敢署僚屬而待王官先時諸將出屯質妻子里民不得相往來弘正悉除其禁聽民通饋謝慶弔服玩僭侈者即日徹毀之承嗣時正寢華顯弘正避不敢居

更就採訪使堂皇聽事幽恒鄆蔡大懼遣客譙說鉤絛弘正皆拒
遣之憲宗美其誠詔檢校工部尚書元魏博節度使又遣司封郎
中知制誥裴度宣慰賚其軍錢百五十萬緡六州民給復二年赦
見囚存問高年惇獨廢疾不能自存者度明辯具陳朝廷厚意
弘正不覺自失乃深相結納奉上益謹復請度徧行其部宣示
天子恩詔因令節度僉謀布衣崔權奉表陳謝且言天寶以來
山東輿壤化爲戎墟官封世襲刑賞自出國家舍垢垂六十年臣
若假天之齡奉陛下宸筭冀道揚太和洗濯僞風然後退歸丘園
避賢者路死不恨制詔褒荅且賜今名錫與踵塗天子討蔡弘正
遣子布以兵三千進戰數有功李師道疑其襲已不敢顯助蔡故
元濟失援王師得致誅焉王承宗叛詔弘正以全師壓境破其衆南
宮承宗懼歸窮於弘正弘正表諸朝遂獻德棣二州以謝納二子
爲質俄而李師道拒命詔弘正與宣武等五節度兵進討弘正自
揚劉度河距鄆四十里堅壁師道大將劉悟率精兵屯河東戰陽

穀再遇再北斬萬餘級賊勢蹙悟乃反兵斬師道首詣弘正降取
十有二州以獻初悟既平賊大張飲軍中凡三日設角觝戲引魏
博使至廷以爲歡悟盱衡攘臂助其決坐中皆憚悟勇客有白弘
正者弘正曰鄆士疲於戰瘡者未起悟當卹云弔乏尉士大夫心
柰何取快目前邪吾奉詔按軍伺悟去就今知其無能爲也既而
詔悟爲義成軍節度使狼狽上道時稱知悟之明以功加弘正檢
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歲來朝對麟德殿眷勞殊等引
見僚佐將校二百餘人皆有班賜進兼侍中實封戶三百擢其兄
融爲太子賓客東都留司弘正數上表固請留闕下帝勞曰昨韓
弘以疾辭不就軍朕旣從之矣今卿復爾我不應違但魏人樂卿
之政四隣畏卿之威爲朕長城又安用辭弘正遂還常欲變山東
承襲舊風故悉遣子姓仕朝廷帝皆擢任之朱紫滿門榮冠當
時穆宗立王承元以成德軍請帥帝詔弘正兼中書令爲節度使
弘正以新與鎮人戰有父兄怨取魏兵二千自衛入其軍時天子賜

錢一百萬緡不時至軍有怨言弘正親加撫喻乃安仍請留魏兵
爲紀綱以持衆心度支崔倭吝其稟沮郤之長慶元年七月歸衛
卒於魏是月軍亂并家屬將吏三百餘人皆遇害年五十八帝聞
震悼冊贈太尉諡曰忠愍弘正幼孤事融甚謹軍中嘗分曹習射
弘正注矢聯中融退扶怒之故當季安猜暴時能自全及爲軍中
推迫融不悅曰尔竟不自晦取禍之道也朝廷知其友愛詔拜相
州刺史賜金紫不欲其相遠也弘正性忠孝好功名起樓聚書萬
餘卷通春秋左氏與賓屬蜀講論終日客爲著次公史例行于世弘
正之禍也其判官劉茂復獨免士相戒曰是人議事盡忠遇五等信
敢干其家者共殺之弘正子布羣牟

布字敦禮幼機悟弘正戍臨清布知季安且危密白父請以衆歸
朝弘正奇之及得魏使布摠親兵王師誅蔡以軍隸嚴綬屯唐州
帝以布大臣子或有罪且撓法弘正請以董晚代而士卒愛布願留
帝乃止凡十八戰破凌雲柵下郾城以功授御史中丞裴度輕出觀

兵沱口賊將董重質以奇兵掩擊布伏騎數百突出薄之諸軍繼至賊驚引還蔡平入爲左金吾衛將軍諫官嘗論事帝前同列將麾却之布止曰使天子容直臣毋輕進弘正徙成德以布爲河陽節度使父子同日受命時韓弘與子公武亦皆領節度而天下以忠義多田氏布所至必省冗將募戰卒寬賦勸穡人皆安之長慶初徙涇原弘正遇害魏博節度使李愬病不能軍公卿議以魏彊而鎮弱且魏人素德弘正以布之賢而世其官可以成功穆宗遽召布解纓拜檢校工部尚書魏博節度使乘傳以行布號泣固辭不聽乃出伎樂與妻子賓客決曰吾不還矣未至魏三十里跣行被髮號哭而入居聖室屏節旄凡將士老者兄事之祿奉月百萬一不入私門又發家錢十餘萬緡頒士卒以牙將史憲誠出麾下可任乃委以精銳時中人屢趣戰而度支饋餉不繼布輒以六州租賦給軍引兵三萬進屯南宮破賊二壘於是朱克融據幽州與王廷湊唇齒河朔三鎮舊連衡桀驁自私而憲誠蓄異志陰欲乘釁又魏軍驕

憚格戰會大雪師寒糧乏軍中謗曰它日用兵團粒米盡仰朝廷
今六州刮肉與鎮冀用死生雖尚書瘠已肥國魏人何罪憲誠得
間因以搖亂會有詔分布軍合李光顏救深州兵怒不肯東衆遂
潰皆歸憲誠唯中軍不動布以中軍還魏明日會諸將議事衆譁
曰公能行河朔舊事則生死從公不然不可以戰布度衆且亂歎曰
功無成矣即爲書謝帝曰臣觀衆意終且負國臣無功不敢忘死
願速救元翼母使忠臣義士塗炭於河朔哭授其從事李石訖乃
入至几筵引刀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年三十八
贈尚書右僕射諡曰孝子鐵宣宗時歷銀州刺史坐以私錙易邊馬
論死宰相崔鉉奏布死節於國可貸鐵以勸忠烈故貶爲州司馬羣
人會昌中歷蔡州刺史坐賊且抵死兄肇聞之不食卒宰相李德裕
奏漢河間人尹次穎川人史玉坐殺人當死次兄初玉母渾詣官請
代因縊物故於時皆赦其死於是武宗詔減死一等半寬厚明吏
治爲神策大將軍開成初鹽州刺史王宰失羌人之和詔牟代之

累遷廊坊節度使再徙天平三爲武寧一爲靈武軍官至檢校尚書左僕射卒諸子皆有方面功以忠義爲當世所高

王承元者承宗弟也有沈謀年十六勸承宗亟引兵共討李師道承宗少之不用然軍中往往指目之承宗死未發喪大將謀取帥它姓參謀崔燧與諸校計以祖母涼國夫人李氏命承元嗣承元泣且拜不受諸將牢請承元曰上使中貴人監軍盍先請監軍至又如命乃謝曰諸君不忘王氏以及孺子苟有令其從我乎衆曰惟所命乃視事牙闔之偏約左右不得稱留後事一關參佐密表請帥于朝穆宗詔起居舍人栢耆宣慰授承元檢校工部尚書義成軍節度使比鎮以兩河故事脅誘承元不納諸將皆悔者至士哭于軍承元令曰諸君不欲我去意固善雖然格天子詔我獲罪柰何前李師道有詔赦死欲舉族西諸將止弗遣他日乃共殺之今君等幸置我無與師道比乃偏拜諸將將語塞承元即出家貲盡賜之斬不從命者十輩軍乃定於是諫議大夫鄭覃宣慰賜其軍錢百萬

縉赦囚徒問孤獨廢疾不能自存者粟帛有差承元去鎮左右裒器幣自隨承元使空褚母留入朝昆弟拜刺史者四人位于朝者四十人祖母入見帝命中宮禮賚異等徙承元鄜坊丹延節度俄徙鳳翔鳳翔右表涇原地平少巖險吐蕃數入盜承元據勝地爲鄣置守兵千詔號臨汧城府郅左百賈州聚異時爲虜剽殺至燎烽相警承元版堞繚之人乃告安以勞封岐國公大和初祖母喪詔曰武俊當橫流時拯定奔潰功在史官今李不幸贈卹宜加厚且給儀仗以葬五年徙節平盧淄青始鹽禁未嘗行兩河承元請歸有司由是充鄆諸鎮皆奉法承元資仁裕所至愛利卒年三十三贈司徒

牛元翼趙州人材果而謀王承宗時倚其計爲彊雄與傅良弼二人冠諸將王廷湊叛穆宗以元翼在成德名出廷湊遠甚自深州刺史擢爲深冀節度使以攜其軍廷湊怒遣部將王位以銳兵攻元翼不勝乃合朱克融共圍之詔進元翼成德軍節度使以宣

武兵五百進援元翼固守長慶二年詔赦廷湊罪徙元翼山南東道以深州賜廷湊使中人促元翼南廷湊恨之已受詔兵不解招討使裴度詒書謂讓克融解而歸廷湊退舍詔並加檢校工部尚書兩悅之淹月元翼率十餘騎冒圍跳德棣朝京師廷湊入盡殺元翼親將臧平等百八十人元翼見廷英資問優渥命中人楊再昌取其家并迎田弘正喪廷湊辭以弘正殯亡在所元翼家須秋遣魏博節度使史憲誠遣其弟入趙四返說廷湊曰田公非得罪於趙尸尚何惜元翼去深州乃一孤將何利其家廷湊乃歸弘正喪于京師元翼聞平等死憤恚卒悉還所賜于朝廷湊遂夷其家良弼字安道清河人以射冠軍中初瀛之博野樂壽介范陽成德間每兵交先薄二城故常爲劇屯德宗以王武俊破朱滔功皆隸成德故以良弼守樂壽李寰守博野廷湊之叛兩賊交誘之而堅壁爲國固守有詔以樂壽爲左神策行營拜良弼爲都知兵馬使寰所領士隸右神策號忻州營亦以寰爲都知兵馬使賜第京

師俄以良弼爲忻州刺史良弼率衆出戰力乃得去衆引兵三千趨忻州廷奏邀之衆斬三百級追者不敢前天子以良弼衆忠有狀乃更賜奴婢服馬召良弼爲左神策軍將軍寶曆初擢夏綏銀節度使異時蕃帳亡命來者必償馬乃與良弼至皆執付其部酋種歡懷終橫海節度使衆擢累保義軍節度使王智興討李同捷未克而烏重胤卒謂衆可共立功請諸朝乃授橫海節度使師所過暴鈔至屯按軍不進遂身入朝盛陳賊勢請濟師欲大調發羣臣議衆兵太重且次滄景未決而棣州平衆內愧不自安願留京師遂罷保義軍忻州營更授夏綏宥節度使卒衆再易鎮治無可言者然廷湊之亂聯軍十五萬無成功賊鋒不可嬰而樂壽博野截然峙中者累歲梗其吞暴議者以爲難勸宗世宗圖其事上之

史孝章字得仁次員脩謹父憲誠以戰力奮賓客用挽彊轂手刃相矜孝章獨退讓如諸生稱道皆詩書魏博節度使李愬閱大將

子弟籍于軍孝章願以文署職愬奇之檄試都督府參軍憲誠得
魏遷士曹參軍孝章見父數奸命內非之承閒諫曰大河之北號
富彊然而挺亂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今大人身封侯家富
不貲非痛洗慨竭節事上恐吾踵不旋禍且至因涕下沾衿父震
武不盡聽文宗賢之擢孝章節度副使累遷檢校左散騎常侍父
欲助李同捷孝章切爭憲誠稍憚其義又勸出師討同捷自明帝
益嘉之進檢校工部尚書及兵出父敕孝章統之入朝勞子蕃厚
憲誠亦上書求覲帝知非憲誠意特緣孝章悟發故分相衛溫
而授孝章節度使未至魏人亂父卒死于軍帝念史氏禍而卹孝
章故奪喪拜右金吾衛將軍徙節鄜坊進檢校戶部尚書久之自
邠寧以病丐還卒于行年三十九贈尚書右僕射孝章本名唐後
改今名

憲誠弟憲忠字元貞少爲魏牙門將田弘正討齊蔡常爲先鋒閱
三十戰中流矢酣鬪不解由是著名憲誠表爲貝州刺史魏亂奔

京師如累檢校右散騎常侍隴州刺史增亭郭徙客館于外戎謀
無所伺會昌中築三原城吐蕃因之數犯邊拜憲忠涇原節度使
以怖其侵吐蕃遣使來請墮城且願以嘗殺使者之人置塞上憲忠
使謝曰前吾未城尔犯我地安得禁吾城尔知殺吾使爲負宜先
取罪人謝我將無所不得今與尔約前節度使事一置之吐蕃情得
而服憲忠疏涇干隍積緡錢十萬粟百萬斛戍人宜之會党項羌
內寇又徙朔方有詔馳驛赴屯憲忠辭曰羌不得其心故不自安今
亟往知吾爲備關益健請徐行許之乃移書與羌人示要約羌人乃
皆喜奉酒踵迎道大初中突厥擾河東鈔漕米行賈徙節振武軍
于是故帥荒沓使游弈兵覘戎有良馬牛彊取之歸直十戍人怒
因興盜掠憲忠廉儉少所欲嘗曰吾居河朔去此三千里乃乘五健
馬今守邊發吾餘奉不患無馬何忍豪市哉故所至莫不懷德累
封北海縣子檢校尚書左僕射兼金吾大將軍以病自丐改左龍武
統軍卒年七十一贈司空

令狐張康李劉田王牛史列傳第七十三

劉晏第五班王季列傳第七十四

唐書二百四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

敘撰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名震一時天寶中累調夏令未嘗督賦而輸無逋期舉賢良方正補溫令所至有惠利可紀民皆刻石以傳再遷侍御史祿山亂避地襄陽永王璘署晏右職固辭移書房琯論封建與古異今諸王出深宮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詔拜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領江淮租庸事晏至吳郡而璘反乃與採訪使李希言謀拒之希言假晏守餘杭會戰不利走依晏晏爲陳可守計因發義兵堅壁會王敗欲轉略州縣聞晏有備遂自晉陵西走終不言功召拜彭原太守徙隴華二州刺史遷河南尹時史朝義盜東都乃治長水進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鑄錢鹽鐵等使京兆尹鄭叔清

李齊物坐殘摯罷詔晏兼京兆尹總大體不苛號稱職會司農卿嚴莊下獄已而釋誣劾晏漏禁中語宰相蕭華亦忌之貶通州刺史代宗立復爲京兆尹戶部侍郎領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租庸使晏以戶部讓顏真卿改國子祭酒又以京兆讓嚴武即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如故坐與程元振善罷爲太子賓客俄進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錢禁膳不兼時旬農授穗以輸晏乃自按行浮淮泗達於汴入于河右循厓柱硤石觀三門遺迹至河陰輦洛見宇文愷梁公堰廩河爲通濟渠視李傑新堤盡得其病利然畏爲人牽制乃移書於宰相元載以爲大抵運之利與害各有四京師三輔苦稅入之重淮湖粟至可減徭賦半爲一利東都彫破百戶無一存若漕路流通則聚落邑廛漸可還定爲二利諸將有不廷戎虜有侵盜聞我貢輸錯入軍食豐衍可以震耀夷夏爲三利若舟車旣通百貨雜集航海梯嶠可追貞觀永徽之盛爲四利起宜陽熊耳虎牢

成臯五百里見戶纔千餘居無尺椽爨無盛煙獸游鬼哭而使轉車輓漕功且難就爲一病河汴自寇難以來不復穿治崩岸滅木所在廡淤涉泗千里如罔水行舟爲二病東垣底柱澠池北河之間六百里戎邏久絕奪攘姦宄夾河爲藪爲三病淮陰去蒲坂亘三千里屯壁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每言衣無續食半救輓漕所至輒留以饋軍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爲四病載方內擅朝權旣得書即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鄼侯也凡歲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再遷吏部尚書又兼益湖南荆南山南東道轉運常平鑄錢使與第五琦分領天下金穀又知吏部三銓事推處最殿分明下皆惴伏元載得罪詔晏鞠之晏畏載黨盛不敢獨訊更敕李涵等五人與晏雜治王縉得免死晏請之也常袞執政忌晏有公望乃言晏舊德當師長百僚用爲左僕射實欲奪其權帝以計務方治詔以僕射領使如舊初晏分置諸道

租庸使慎簡臺閣主專之時經費不充停天下攝官獨租庸得補署積數百人皆新進銳敏盡當時之選趣督衙辦故能成功雖權貴干請欲假職仕者晏厚以稟入奉之然未嘗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故檢効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所任者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頻伸諧戲不敢隱惟晏能行之它人不能也代宗嘗命考所部官吏善惡刺史有罪者五品以上輒繫劾六品以下杖然後奏李靈耀反河南節帥或不奉法擅征賦州縣益削晏常以羨補乏人不加調而所入自如第五琦始權鹽鹽佐軍興晏代之法益密利無遺入初歲收緡錢六十萬末乃什之計歲入千二百萬而權居太半民不告勤京師鹽暴貴詔取三萬斛以贍關中自揚州四旬至都人以爲神至湖嶠荒險處所出貨皆賤弱不償所轉晏悉儲淮楚間賀銅易薪歲鑄緡錢十餘萬其措置纖悉如此諸道巡院皆募駛足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仰及它利害雖甚遠不數日

即知是能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如見錢
流地上每朝謁馬上以鞭笞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事
無閑劇即日剖決無留所居脩行里粗樸庫陋飲食儉狹室無媵
婢然任職久勢軋宰相要官華使多出其門自江淮茗橘珍甘常
與本道分貢競欲先至雖封山斷道以禁前發晏厚貲致之常冠諸
府由是媚怨益多饋謝四方有名士無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利
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議者頗言晏任數固恩大曆時政因循
軍國皆仰晏未嘗檢質德宗立言者屢請罷轉運使晏亦固辭
不許又加開內河東三川轉運鹽鐵及諸道青苗使始楊炎爲吏部
侍郎晏爲尚書盛氣不相下晏治元載罪而炎坐貶及炎執政銜
宿怒將爲載報仇先是帝居東宮代宗寵獨孤妃而愛其子韓王
官人劉清潭與嬖幸請立妃爲后且言王數有符異以攝東宮時
妄言晏與謀至是炎見帝流涕曰賴祖宗神靈先帝與陛下不爲
賊臣所間不然劉晏黎幹搖動社稷凶謀果矣今幹伏辜而晏在

臣位宰相不能正其罪法當死崔祐甫曰陛下已廓然大赦不當
究飛語致人於罪朱泚崔寧力相解釋寧尤切至炎怒斥寧于外
遂罷晏使坐新故所交簿物抗謬貶忠州刺史中官護送炎必欲
傳其罪知庾準與晏素憾乃擢爲荆南節度使準即奏晏與朱泚
書語言怨望又蒐卒擅取官物脅詔使謀作亂炎證成之建中元
年七月詔中人賜晏死年六十五後十九日賜死詔書乃下且暴其
罪家屬徙嶺表坐累者數十人天下以爲冤時炎兼刪定使議籍
沒衆論不可乃止然已命簿錄其家唯雜書兩乘米麥數斛人服
其廉淄青節度使李正已表誅晏太暴不加驗實先誅後詔天下
駭惋請還其妻子不報興元初帝寢寤乃許歸葬貞元五年遂擢
晏子執經爲太常博士宗經秘書郎執經還官求追命有詔贈鄭
州刺史又加司徒晏歿二十年而韓洄元琇裴腆李衡包佶盧徵
李若初繼掌財利皆晏所辟用有名於時晏旣被誣而舊吏推明
其功陳諫以爲管蕭之亞著論紀其詳大略以開元天寶間天下

戶千萬至德後殘於大兵饑疫相仍十耗其九至昌安充使戶不二百萬晏通計天下經費謹察州縣災害蠲除振救不使流離死亡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爲盜賊上元寶應間如袁晃陳莊方清許欽等亂江淮十餘年乃定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斂正鹽官法以裨用度起廣德二年盡建中元年黜陟使實天下戶收三百餘萬王者愛人不在賜與當使之耕耘織紵常歲平斂之荒年蠲救之大率歲增十之一而晏尤能時其緩急而先後之每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曰蠲某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議者或譏晏不直賑救而多賤出以濟民者則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僊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故賑給少則不足活人活人多則闕國用國用闕則復重斂矣又賑給近僥幸吏下爲姦彊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以爲二害災沴之鄉所乏糧耳它產尚在賤以出之易其雜貨因人之力轉於豐

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要及出菽粟恣之糶運散入村間下戶力
農不能詣市轉相沾逮自免阻飢不待令驅以爲二勝晏又以常
平法豐則貴取飢則賤與率諸州米嘗儲三百萬斛豈所謂有功
於國者邪琇後以尚書右丞判度支國無橫斂而軍旅濟爲韓滉
所惡貶雷州司戶參軍坐私入廣州賜死腆以兵部侍郎判度支
封聞喜縣公衡歷戶部侍郎佖字幼正潤州延陵人父融集賢院
學士與賀知章張旭張若虛有名當時號吳中四士佖擢進士第
累官諫議大夫坐善元載貶嶺南晏奏起爲汴東兩稅使晏罷
以佖元諸道鹽鐵輕貨錢物使遷刑部侍郎改秘書監封丹陽郡公
徵幽州人晏薦爲殿中侍御史晏得罪貶珍州司戶參軍元琇判
度支薦爲負外郎琇得罪貶秀州長史三遷給事中戶部侍郎竇
參善之方倚以代已會同州刺史缺參請用尚書左丞趙憬德宗
惡參欲間其腹心更用徵爲之久乃徙華州厚結權近冀進用同
華地迫而貧所獻嘗黻陋至徵厚賦斂有所奉入輒加常數人不

堪其求若初者事晏爲冗職包估稱之歷太康令勸刺史李芄斂羨錢交權倖芄厚遇之累遷浙東觀察使代王緯爲浙西觀察諸道鹽鐵使時天下錢少芄輕州縣禁錢不出境商賈不通若初始奏縱錢以起萬貨詔可而持剛檢下吏民畏服卒贈禮部尚書宗經終給事中華州刺史子濛字仁澤舉進士累官度支郎中會昌初擢給事中以材爲宰相李德裕所知時回鶻衰朝廷經略河湟建遣濛按邊調兵械糧餉爲宣慰靈夏以北党項使始議造木牛運宜宗立德裕得罪濛貶朗州刺史終大理卿

晏兄暹爲汾州刺史天資疾惡所至以方直爲觀察使所畏建中末召爲御史大夫宰相盧杞憚其嚴更薦前河南尹于頔代之暹終潮州刺史頔字休明河南人初爲京兆尹參軍尹史翹器之翹鎮山南東道表爲判官翹死亂兵手頔挺出收葬之時稱其誼累遷京兆尹任機譎爲政煩碎無大體元載昵厚之載得罪出鄭州刺史徙河南尹以佞柔故得爲大夫三遷工部尚書入朝什金

吾仗下御史劾之以太子少師致仕卒暹孫潼字子固擢進士第杜棕判度支表為巡官累遷祠部郎中太中初討党項羌軍食乏宰相欲以潼為使難其遣潼見宰相曰上念邊餽議遣使潼畏不稱耳安敢憚行遂命為供軍使會復河湟調師屯守以潼判度支河湟供軍案歷京兆少尹山南有劇賊依山為剽宣宗怒欲討之宰相崔鉉曰此陛下赤子迫於飢寒弄兵山谷間不足討請遣使喻釋之詔潼馳往潼挺身直叩其壘曰有詔赦爾罪盜皆列拜約潼就館而降會山南節度使封敖遣兵擊賊潼罷歸數陳邊事擢右諫議大夫出為朔方靈武節度使坐累貶鄭州刺史改湖南觀察使召為左散騎常侍拜昭義節度使徙河東又徙西川時李福計南詔兵不利潼至填以恩信蠻皆如約六姓蠻持兩端為南詔間候有卑籠部落者請討之潼因出兵襲擊俘五千人南詔大懼自是不敢犯邊以功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卒贈司空

第五琦字禹珪京兆長安人少以吏幹進頗能言疆國富民術天

寶中事韋堅敗不得調久之爲須江丞太守賀蘭進明才之安祿山反進明徙北海奏琦爲錄事參軍事時賊已陷河間信都進明未戰玄宗怒遣使封刀趣之曰不亟進兵即斬首進明懼不知所出琦勸厚以財募勇士出賊不意如其計復收所陷郡肅宗駐彭原進明遣琦奏事既謁見即陳今之急在兵兵彊弱在賦賦所出以江淮爲淵若假臣一職請悉東南寶貨飛餉函洛惟陛下命帝悅拜監察御史句當江淮租庸使遷司虞貲外郎河南等五道支度使遷司金郎中兼侍御史諸道鹽鐵鑄錢使鹽鐵名使自琦始進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當軍興隨事趣辦人不益賦而用以饒於是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河南等道支度轉運租庸鹽鐵鑄錢司農太府出納山南東西江西南淮南館驛等使乾元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琦請鑄乾元重寶錢以一代十旣當國又鑄重規一代五十會物痛騰踊餓饉相望議者以爲非是詔貶忠州長史會有告琦納金者遣御史馳按琦辭曰佞宰相可自持金邪若

付受有狀請歸罪有司御史不曉以爲具服獄上之遂長泳夷州
寶應初起爲朗州刺史有異政拜太子賓客吐蕃盜京師郭子儀
表爲糧料使兼御史大夫關內元帥副使改京兆尹俄加判度支
鑄錢鹽鐵轉運常平等使累封扶風郡公復以戶部侍郎兼京兆
尹坐與魚朝恩善貶括州刺史徙饒湖二州復爲太子賓客東都
留守德宗素聞其才將復用召之會卒年七十一贈太子少保子
峯婦鄭皆以孝著表闕于門

班宏衛州汲人父景倩國子祭酒以儒名家宏天寶中擢進士第
調右司禦曹曹參軍高適鎮劍南表爲觀察判官青城人以左道
惑衆謀作亂事覺誣引屯將規緩死衆兇懼宏驗治即殺之人心
大安郭英乂代適表維今以病解大曆中擢起居舍人四遷給事
中李寶臣死子惟岳匿喪求節度帝遣宏使成德喻其軍惟岳厚
獻遺宏不納還報稱旨擢刑部侍郎京官考使右僕射崔寧署兵
部侍郎劉迺爲上下考宏不從曰今軍在節度雖有尺籍伍符省

署不校也夫上多虛美則下趨競上阿容則下朋黨因削之迺聞
謝曰敢掠一美以邀二罪乎進吏部侍郎貞元初仍旱蝗賦調益
急以戶部侍郎副度支使韓滉俄而竇參當國代滉使而參任大
理司直時宏已爲刑部侍郎德宗以宏熟天下計故進宏尚書副
參且曰朕藉宰相重而衆務一委卿無庸辭參亦以宏素貴私謂
曰閱歲當歸使於公宏喜後參胖自安不念前語宏剛愎以參欺
已議事稍不合揚子院鹽鐵轉運之委藏也宏任御史中丞徐粲
主之粲以賄聞參議所代宏固不可參選諸院吏未始訪宏宏數
條參所用吏過惡以聞輒留中無何參以使勞加吏部尚書而封
宏蕭國公恨參以虛寵加己銜之每制旨有所營建必極壞麗親
程役媚結權嬖以傾參張滂先差於宏薦爲司農少卿及參欲滂
分掌江淮鹽鐵宏以滂疾惡且以法繩粲因謬曰滂彊戾不可用
滂聞不喜久之參知帝遇已薄乃讓使然不欲宏專問策於京兆
尹薛珏珏曰滂與宏交惡而滂剛決若分鹽鐵轉運必能制宏參

遂薦滂爲戶部侍郎鹽鐵轉運使而以宏判度支分滂關內河東
劍南山南西道鹽鐵轉運隸宏以悅其意又還江淮兩稅置巡院
官令宏滂共差擇滂欲得簿最宏不與及署院官更持可否不能
定處處官之不補滂奏言臣職不修無逃死如國家大計何由是
有詔分掌宏見宰相辭曰宏主漕歲得江淮米五十萬斛前年至
七十萬今職移於人敢請罪滂在側僂曰公所言非也朝廷不奪
公職乃公喪官縉縱姦吏自取咎爾凡爲度支使不一歲家輒鉅
億億馬產第侈王公非盜縣官財何以然上旣知之故令滂分掌
今公無乃歸怨上乎宏不荅於是移病歸第宰相白其狀詔許如
劉晏韓滉故事以東都河南淮南江南山南東道兩稅滂主之東
渭橋以東巡院隸焉關內河東劍南山南西道宏主之滂至揚州
乃窮効粲悉發其贓至鉅萬徙死嶺表宏清絜勤力晨入官署
夕而出吏不堪其勞而已益恭參得罪宏爲有力卒年七十三贈
尚書右僕射諡曰敬後二年滂亦罷爲衛尉卿

王紹本名純避憲宗諱改焉自太原徙京兆之萬年父端第進士
有名天寶間與柳芳陸據殷寅友善據嘗言端之莊芳之辯寅之
介可以名世終工部員外郎紹少爲顏真卿所器字之曰德素奏
爲武康尉再佐蕭復府包佶領租庸鹽鐵使署判官時李希列阻
兵江淮輸物留梗乃徙餉道自潁入汴紹及關德宗已西符乃督
輕貨趣閒道走洋州紹先見行在帝勞之曰吾軍乏春服朕且衣
裘奈何紹流涕曰佶遣臣貢奉無慮五十萬當即至帝曰道回遠
經費方急何可望邪後五日繼至由是紓難遷倉部員外郎是時
兵旱無年詔戶部收闕官俸稅茶及無名錢以脩棗政紹由員外
郎判務遷戶部兵部郎中皆專領進戶部侍郎判度支頃之遷尚
書德宗臨御久益不假借宰相自竇參陸贄斥罷罷中書取充位惟
紹謹密着待殊厚主計凡八年每政事多所關訪紹亦未嘗一言
漏于人順宗立王叔文奪其權拜兵部尚書出爲東都留守元和
初檢校尚書右僕射爲武寧軍節度使復以濠泗二州隸其軍自

張愔後兵驕難治紹蒐輯軍政推誠示人裨將安進達唐重靖謀
亂紹以計取之出家貲賞士舉軍安賴復拜兵部尚書判戶部卒
年七十二贈右僕射諡曰敬

李巽字令叔趙州贊皇人以明經補華州參軍事舉拔萃授鄆尉
進累左司郎中常州刺史召拜給事中出爲湖南觀察使貞元五
年徙江西巽銳於爲治持下以法察無遺私吏不敢少給順宗立
擢兵部侍郎杜佑表爲鹽鐵轉運副使俄代佑使任自劉晏後職
廢不振賦入朘耗巽蒞職一年較所入如晏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
又明年增百八十萬緡再遷吏部尚書天資長於吏事至治家亦
句檢案牘簿書如公府史有過秋毫無所縱股慄脅息常如與巽
對程昇坐王叔文廢巽特薦引之昇之計較精於巽故巽能善職
蓋有助云元和四年疾革郎官省候巽言不及病但與商校程課
功利是夕卒年六十三贈尚書右僕射巽爲人忌刻校怨在江西
有所憎恨輒殺之始竇參爲相出巽常州促其行及參貶郴州巽

時觀察湖南宣武節度使劉士寧致緇數千匹於參異即劾參交
通藩鎮以愍德宗遂殺參云

賛曰生人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
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劉晏因平準法幹山海排商
賈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拏兵數十年斂不及
民而用度足唐中僨而振晏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其經晏辟署
者皆用材顯循其法亦能富國云

劉第五班王季列傳第七十四

李常趙崔齊盧列傳第七十五

唐書一百五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李尚書之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李揆字端卿系出隴西爲冠族去客滎陽祖玄道爲文學館學士
父成裕秘書監揆性警敏善文章開元末擢進士第補陳留尉廩
書闕下試中書遷右拾遺再轉起居郎知宗子表疏以考功郎中
知制誥扈銜劍南拜中書舍人乾元二年宗室請上皇后號曰翊
聖肅宗問揆對曰前代后妃終則有謚景龍不君韋氏專恣乃稱
翊聖今陛下動遵典禮柰何踵其亂哉帝驚曰幾誤我家事遂止
后即張氏有子數歲欲立爲太子而帝意未決時代宗以封成王
帝從容語揆曰成王長有功將定太子卿意謂何揆曰陛下此言
社稷福也因再拜賀帝曰朕計決矣俄兼禮部侍郎揆病取士不
考實徒露搜索禁所挾而迂學陋生蔣枕圖史且不能自措于詞
乃大陳書廷中進諸儒約曰上選士第務得才可盡所欲言由是

人人稱美未卒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脩國史封姑臧縣伯揆美風儀善奏對帝歎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稱三絕於是京師多盜至驂衢殺人尸溝中吏褫氣李輔國方橫請選羽林騎五百備徼捕揆曰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以安劉氏本朝置南北衙文武區別更相檢伺今以羽林代金吾忽有非常何以制之輔國議格揆決事明當然銳於進且近名兄楷有時稱滯冗官不得遷呂誣政事出揆遠甚以故宰相鎮荆南治聲尤高揆懼復用遣吏至誣所構挾過失誣密訴諸朝帝怒貶揆袁州長史不三日以楷爲司門貲外郎揆累年乃徙歙州刺史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麀頭鼠目子乃求官邪載聞銜之及秉政奏揆試秘書監江淮養疾家百口貧無祿丐食取給牧守稍厭恩則去之派落凡十六年載誅始拜睦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禮部尚書德宗幸山南揆素爲盧杞所惡用爲入蕃會盟使拜

尚書左僕射揆辭老恐死道路不能達命帝惻然把曰和我者當
練朝廷事非揆不可異時年少揆者不敢辭揆至蕃酋長曰聞唐
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給之曰彼李揆安肯來邪還卒
鳳州年七十四贈司空諡曰恭

常袞京兆人天寶末及進士第性狷潔不妄交游由太子正字累
爲中書舍人文采贍蔚長於應用譽重一時魚朝恩賴寵兼判國
子監袞奏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官臣領職始回紇有戰功
者得留京師虜性易驕後乃創卽第佛祠或伏甲其間數出中渭
橋與軍人格鬪奪含光門魚契走城外袞建言今西蕃盤桓境上
數入寇若相連結以乘無備其變不細請早圖之又天子誕日諸
道爭以俊麗奉獻不則爲老子浮屠解禱事袞以爲漢文帝還千
里馬不用晉武帝焚雉頭裘宋高祖碎琥珀枕是三主者非有聰
明大聖以致治安謹身率下而已今諸道饋獻皆淫侈不急而節
度使刺史非能男耕而女織者類出於民是斂怨以媚上也請皆

還之今軍旅未寧王畿戶口十不一在而諸祠寺寫經造像焚幣
埋玉所以賞賚若比丘道士巫祝之流歲巨萬計陛下若以易芻
粟減貧民之賦天下之福豈有量哉代宗嘉納遷禮部侍郎時
宦者劉忠翼權震中外涇原節度使馬璘爲帝寵任有所干請
袞皆拒卻元載死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文崇文館
大學士與楊綰同執政綰長厚通可而袞苛細以清儉自賢帝內
重綰而顯任之禮遇信愛袞弗及也每所恨忌會綰卒袞始當國
先是百官俸寡狹議增給之時韓滉使度支與袞皆任情輕重滉
惡國子司業張參袞惡太子少詹事趙基皆少給之太子文學士爲
洗馬副袞姻家任文學者其給乃在洗馬上其騁私崇怨類此故
事日出內廚食賜宰相家可十人具袞奏罷之又將讓堂封它宰
相不從乃止政事堂北門異時宰相相過舍人院客逮政事至袞乃
塞之以示尊大懲元載敗室賣官之路然一切以公議格之非文
詞者皆擯不用故世謂之齎伯以其齎齎無賢不肖之辨云袞爲

相散官纔朝議而無封爵郭子儀言于帝遂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河內郡公德宗即位袞奏貶崔祐甫爲河南少尹帝怒使與祐甫換秩再貶潮州刺史建中初楊炎輔政起爲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袞至爲設鄉校使作爲文章親加講導與爲客主鈞禮觀游燕饗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卒于官年五十五贈尚書左僕射其後閩人春秋配享袞于學官云

趙憬字退翁渭州隴西人曾祖仁本仕爲吏部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憬志行峻潔不自銜賈寶應中方營泰建二陵用度廣又吐蕃盜邊天下荐飢憬褐衣上疏請殺禮從儉士林歎美試江夏尉佐諸使府進太子舍人母喪免有芝生壤樹建中初擢水部員外郎湖南觀察使李承表憬自副承卒遂代之召還闔門不與人交李泌薦之對殿中占奏明辯通古今德宗欽悅拜給事中貞元中咸安公主降回紇詔關播爲使而憬以御史中丞副之異時使者多私齎以市馬規利入獨憬不然使未還尚書左丞缺帝曰趙憬堪

此遂以命之考功歲終請如至德故事課殿最憬自言薦果州刺史韋証以貪敗請降考校考使劉滋謂憬知過更以考外竇參當國欲抑爲刺史帝不許參罷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陸贄同輔政贄於裁決少所讓又徙憬門下侍郎繇是不平自以不任職數稱疾時杜黃裳遭奄人讒詆穆贇韋武李宣盧雲等爲裴延齡構擯勢危甚憬救護申解皆得免初贄約共執退延齡旣對贄極言其姦帝色變憬不爲助遂罷贄乃始當國憬精治道常以國本在選賢節用薄賦斂寬刑罰懇懇爲天子言之又陳前世損益當時之變獻審官六議一議相臣曰中外知其賢者用之能者任之責材之備爲不可得二議庶官曰臣嘗謂拔十得五賢愚猶半陛下曰何必五也十二可矣故廣任用明殿最舉大節略小瑕隨能試事用人之大要也三議京司闕官曰今要官闕多閑官負多要官以材行閑官以恩澤是選拔少優容衆也宜補缺負以育人材四議考課曰今內庶僚外刺史課最尤者擢以不次善矣

臣謂黜陟宜責歲限若任要重未當遷者加爵或秩其餘進退宜示遲速之常若課在中考如限者平轉而歷試之即無苟且之心滯淹之慮五議遺滯曰陛下委宰輔舉才不偏知也則訪之庶僚又不偏知也訪之衆人衆聲囂然十與言之未信一毀之可疑臣謂宜采士論以譽多者先用非大故者勿棄六議藩府官屬曰諸使辟署務得才以重府望能否已試則引而置之朝無俾久滯帝皆然之下詔褒荅輔政五年卒年六十一其息上卒時藁奏帝悼惜之贈太子太傅諡曰貞憲惺性清約位台宰而第室童獲猶儒先生家也得稟入先建家廟而身不營產其鎮湖南也令狐岵崔儆並爲部刺史不守法惺以正彈治之皆遣客暴惺失於朝及爲相乃擢儆自大理卿爲尚書右丞岵方貶衢州別駕引爲吉州刺史人以爲賢

崔造字玄宰深州安平人永泰中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三人友善居上元好言當世事皆自謂王佐才故號四夔浙西觀察使李

栖筠辟爲判官累遷左司員外郎與劉晏善晏得罪貶信州長史徙建州刺史朱泚亂造輒馳檄比州發所部兵二千以待命德宗嘉之京師平召還至藍田自以舅源休與賊同逆上疏請罪帝以爲有禮下詔慰勉擢給事中貞元二年以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謂造敢言爲能立事故不次用之造久在江左疾錢穀諸使罔上或干沒自私乃建言天下兩稅請委本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京師諸道水陸轉運使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請悉停以度支鹽鐵務還尚書省六曹皆宰相分領於是齊映判兵部李勉刑部劉滋吏禮二部造戶工二部又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事吉中孚度支諸道兩稅事而浙江東西歲入米七十五萬石方歲饑更以兩稅準米百萬豪壽洪潭二十萬責韓滉杜亞漕送東渭橋諸道有鹽鐵處仍置巡院歲盡宰相計最殿以聞造厚元琇故首命之時滉方領轉運有寵於帝朝廷仰其須滉持不可改帝重違之復以滉爲江淮轉運使餘如造請是秋江淮米大

集帝美混功以混專領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懼始託疾辭位乃罷爲太子右庶子貶琇雷州司戶參軍於是造所請悉罷以憂愧卒年五十一議者謂造舉不適時方用之乏不能權濟大事雖據舊典奚能抗一切之制云

齊映瀛州高陽人舉進士博學宏詞中之補河南府參軍事滑亳節度使令狐彰署掌書記彰疾甚引映託後事映因說彰納節歸諸子京師彰從之即以女妻映彰卒軍亂映閒歸東都三城使馬燧辟爲判官盧杞薦授刑部員外郎又爲鳳翔張鎰判官映練軍事論奏數稱旨進行軍司馬會德宗出奉天鎰儒緩不知兵部將李楚琳者素慄悍欲介賊爲亂映與齊抗請先事誅之鎰不用更示寬大徐謂楚琳曰欲以君使外若何楚琳恐夜殺鎰以應賊映雅爲軍中慕賴故得免奔奉天授御史中丞徙幸梁道險澁常爲帝御會馬駭突帝恐傷映詔捨轡固不去曰馬奔踈不過傷臣捨之或犯清蹕臣雖死不足償責帝嘉嘆擢給事中映爲人白哲長

大言音鴻爽故帝常令侍左右或前馬臚傳詔旨進中書舍人貞元二年以舍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改中書侍郎封河間縣男與崔造劉滋並輔政滋端重寡言映謙不肯事否可一顙于造會造疾映乃當國吐蕃數入寇關輔震騷咸言帝欲避狄映入諫曰戎狄不懲臣之罪也然內外恟恟謂陛下具糗糧欲治行夫大幸不再奈何不與臣等計乎因俯伏流涕天子爲感寤後給事中袁高忤帝旨而映以爲尚書左丞御史大夫始映微時張延賞遇之善及映相而延賞爲左僕射數爲映畫事又爲所親求官映不荅延賞恚旣復用即劾映非宰相器明年貶夔州刺史徙衡州久之爲桂管江西兩觀察使始映罷不以罪冀復進乃捃斂獻貢以中帝欲初諸藩銀大瓶止五尺李兼爲江西始獻六尺瓶至映乃八尺云卒年四十八贈禮部尚書諡曰忠

盧邁字子立河南河南人性孝友舉明經入第補太子正字以拔萃調河南主簿集賢校理公卿交薦之擢右補闕三遷吏部員外郎

以族屬客江介出爲滁州刺史召還再遷諫議大夫數條當世病
利進給事中俄會考課邁以不滿歲固辭上考薦紳高其讓改尚
書右丞將作監元巨攝祠以私忌不聽誓御史劾之帝疑其罰下
尚書省議邁曰按大夫士將祭於公旣視濯而父母死猶奉祭禮
散齊有大功喪致齊有碁喪齊有疾病聽還舍不奉祭無忌日不
受誓者雖令忌日與告且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今攝祭特命也
巨以常令拒特命執非所宜遂抵罪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進中書侍郎時陸贄趙憬專大政邁居中治身循法無它過久之
暴眚省中輿還第詔大臣即問固乞骸骨罷爲太子賓客卒年六
十贈太子太傅邁每有功總喪必容稱其服而情有加焉叔下邳
令休沐過家邁終日與羣子姓均指使無佞貌之異再娶無子或
勸畜姬媵對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可以主後所得稟賜皆賑嫗舊
之乏其從父弟追喪還洛陽過都邁奏請往哭之盡哀時執政自
以宰相尊五服皆不過從問弔而邁獨不徇時議者重其仁而亮去

扶貧曰楊綰之德陸贄之賢而哀憬以爲憎何哉士固蔽於媚前然
主聽不一故乘以爲姦昔齊桓秦堅任管仲王猛興區區霸天下
蓋不以不肖者參之君臣相諒果難哉

李常趙崔齊盧列傳第七十五



關董表趙竇列傳第七十六

唐書一百五十一

宋祁奉

敕撰

關播字務元衛州汲人及進士第鄧景山節度青齊淮南再署幕府遷右補闕與神策軍使王駕鶴為姻家元載惡之出為河南兵曹參軍事數試屬縣政異等陳少游鎮浙東淮南表為判官攝除州刺史未幾靈耀叛少游屯淮上所在盜賊蠭蠆播儲貲力給軍興人無愁苦楊綰常袞皆善播引為都官員外郎德宗初湖南峒賊王國良驚剽州縣不可制詔播宣轉因得請事對殿中帝問政治之要播曰為政之本要得有道賢人乃治帝曰朕比下詔求賢才又遣使黜陟搜逮所遺須能者用之若何播曰陛下雖求賢又使舉薦然止得求名文辭士焉有有道賢人肯奉牒丐舉選邪帝悅曰卿姑去還當更議播且言奉詔平賊有如不受命臣請發州兵剪定之帝曰善及還再遷給事中故事諸司甲庫以令史直曹元脫為姦播悉易以士人時歸其法尉吏部侍郎帝求宰相盧杞雅知播事竊制因從容言播材任宰相其儒厚可鎮浮動乃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政一決於杞嘗論事帝前播意不可避坐欲有所言杞目禁輒上退讓播曰以君寡言故至此奈何欲開口爭事邪播即喑畏毋敢與時李元平陶公達張孫劉承誠率輒薄子游播門下能修言誕計以功名自喜播謂皆

將相材數請帝用之元平本宗室疏裔好論鄙天下士大夫無可者人人怨疾之李希烈叛帝以汝州據賊衝刺史疲軟不勝任播盛稱元平帝召見拜左補闕不數日檢校吏部郎中兼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始至募工築郭浚隍希烈陰使亡命應募凡內數百人元平不寤賊遣將李克誠以精騎薄城募者內應縛元平馳見希烈遺矢於地希烈以其眇小無髯戲克誠曰使爾取元平乃以其子來邪因娼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邪偽署御史中丞播聞詫曰元平事濟矣謂必覆賊而建功也左右笑之無何偽署為宰相有告其貳者元平斷一指自誓公達等以元平屈賊貨發不用播從幸奉天盧杞白志貞已貶而播猶執政議者不平遂罷為刑部尚書景倫等曰宰相不善謀使天子播越尚可尚書邪相與泣諸朝未幾知刪定使初上元中詔擇古名將十人配享武成廟如十哲侑孔子播奏太公古賢臣今其下稱亞聖孔子十哲皆當時弟子今所配年世不同請罷之詔可貞元初檢校尚書右僕射持節送咸安公主降迴鶻虜人重其清還遷兵部尚書以太子少師致仕斥賣車騎闔門不嬰外事卒年七十九贈太子太保始希烈死或言元平雖屈賊然有謀不克發乃貨死流珍州會赦還住剡中觀察使皇甫政表其至以發帝怒遂流死賀州

董晉字混成河中虞鄉人擢明經肅宗幸靈原上書行在拜秘書省校書郎侍

制翰林出從淮南崔圓府爲判官還朝累遷祠部郎中大曆中李涵持節送崇徽公主於回紇署晉判官回紇恃有功見使者偁因問歲市馬而唐歸我賄不足何也涵懼未及對數日晉晉曰我非無馬而與余爲市爲余賜者不已多乎余之馬歲五至而邊有司數皮償質天子忘余勞敕吏無得問余反用是望我邪諸戎以我之余與也莫敢确余父子寧畜馬蕃非我則誰使衆皆南面拜不敢有言還遷秘書少監德宗立授太府卿不旬日爲尤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出爲華州刺史朱泚反遣兵攻之晉棄華走行在改國子祭酒宣慰恒州還至河中而李懷光反晉說之曰朱泚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位太尉泚雖寵公亦无以加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平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公敵賊有餘力若襲取之清宮以迎天子雖有大惡猶將掩焉如公則誰敢議懷光喜且泣晉亦泣又語其將卒皆拜故懷光雖優養亦不助泚帝還京師遷充金吾衛大將軍改尚書見丞是時右丞元琇爲韓滉排桀得罪滉勢振朝廷晉見宰相誦元琇非罪士大夫壯其節貞元五年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寶參得君裁可大事不關咨晉晉循謹无所駁異參欲以其弟申爲吏部侍郎諷晉以聞帝怒曰无乃參迫卿爲之邪晉謝曰道所以然帝即問參過失晉无敢隱由是參罷宰相晉惶恐上疏固辭位九年罷爲礼

部尚書以兵部尚書為東都留守會武李萬榮病且死詔盟自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宣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萬榮死鄧惟恭撫其軍晉受命不召兵惟幕府驍僕從之即日上道至鄭逆者不至人勸止以觀便宜晉不聽直造汴及郊惟恭始出迎謁既入即委以軍政无所改更衆服晉有躬莫測其謀始惟恭謀代萬榮故不遣吏以疑晉令不敢入及晉至情得則鞅鞅不能平汴士素驕怙亂嘗介勇士伏幕下早暮番休晉罷之惟恭乃結大將相里重晏等謀亂晉覺之殺其黨械送惟恭京師帝錄其執未逆勞貸死流汀州帝恐晉儒懷詔拜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司馬以佐晉晉謙愿倥傯事多循仍故軍粗安長源持法峭刻數欲更張舊事晉初許之已而悉罷不用以財賦委孟淑度淑度為人佻悅軍中惡之晉在軍凡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諡曰恭惠晉為相也五月朔天子會朝公卿在廷侍中贊群臣賀晉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公卿相顧未有詔晉從容進曰攝中書令臣參病不能事臣請代參事南面宣致詔詞進退甚詳金吾將軍沈房有基喪公除常服入問帝疑以問晉對曰故事朝官晷以下喪服繩纓不復衣淺色南班亦如之又問晉冠冕之制對曰古者服冠冕以佩玉節步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君前趨進而已今或奔走以致顛仆在式朝臣皆綾袍玉帶而上金玉帶所以盡飾以奉上故漢尚書

郎含香老萊采服君父一也若然服繩纆亦非礼也帝然其言詔入閤官毋趨走期以下喪不得以縻服會令群臣衣本品綾袍金王帶自晉而後子漢字惟深亦擢明經三遷万年令討王承宗也擢度支郎中為東道行營糧料使坐盜軍貲流封州至長沙賜死子居中善詩為張籍所稱

陸長源者吳人字泳祖餘慶天寶中為太子詹事有清譽長源贍於子始辟昭義薛嵩幕府嵩修太常儀令規切嵩曰非君安能為此歷建信三州刺史韓滉兼領江淮轉運使辟署兼御史中丞以為副入遷都官郎中復出汝州刺史遂徙宣武政皆出司馬初欲峻法繩驕兵為晉所持不克行而判官楊凝孟叔度等又苛細叔度淫縱數入倡家調笑嬉褻晉有所偷弛長源輒裁正之晉卒長源抱留後事大言曰將士久慢吾且以法治之衆始懼軍中請出帑帛為晉制服不許固請止給其直叔度希望又償直以塩乃高坌置賤帛估人得塩二斤舉軍大怒或勸長源曰故事有大變則厚賜于軍軍乃安長源曰異時河北賊以錢買戍卒取旌節吾不忍為衆怒益甚長源性剛不適應又不為備纔八日軍亂殺長源及叔度等食其肉放兵大掠死之日有詔拜節度使遠近嗟悵贈尚書左僕射長源好諧易无威儀而清白自將去汝州送車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云長源死監軍俱文珍密召宋

州刺史劉全諒使惣後務全掠至其夜軍復亂殺大將及部曲五百人乃定
帝即詔全諒檢校工部尚書宣武節度使全諒始名逸淮至是賜名本懷州武
涉人也父客奴以行戍留籍幽州事平盧軍以材力顯開元中室韋首領段普
洛數苦邊節度使薛楚王使客奴單騎襲之斬首以歸盟卒伍拜左驍衛將軍
為遊奕使性謹撲數戰有功安祿山反詔以平盧節度副使呂知誨為使賊遣
韓朝陽誘之知誨即降賊害安東副都護馬靈登客奴不平與諸將共殺知誨
遣使與安東將王玄志相聞天寶十五載以客奴為柳城郡太守攝御史大夫
平盧節度使賜名正臣以玄志為安東副大都護正臣遣使道海至平原與太
守顏真卿相結真卿喜以子為質而歸質糧焉且請出師未至而真卿棄平原
乃還因襲范陽為史思明所敗奔還玄志翫殺之全諒事劉玄佐為牙將以勇
果善騎射為玄佐厚礼累兼御史中丞及玄佐子士寧代立疑宋州刺史翟良
佐不附已揚言行部至則以全諒代之故汴將士多歸心焉視事凡八月卒贈
尚書右僕射軍中立韓弘代節度云

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陳侍中憲之後擢學博記少依道州刺史元結讀書
自解其義結重之後客荆郢間起學廬講授建中初黜陟使趙贊薦于朝起
處士授試校書郎累辟張伯儀何士幹幕府進詹事府司直部官以滋金平獄

滋直其冤御史中丞韋貞伯聞之表為侍御史刑部大理覆罪人失其平憚滋
守法因權勢以請滋終不署奏遷工部員外郎常臯始招來西南夷南詔豐牟
尋內屬德宗選郎吏可撫循者皆憚行至滋不辭帝嘉之擢祠部郎中兼
御史中丞賜金紫持節往諭年還使有拍進諫議大夫遷尚書右丞知吏部
選求外遷為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之名其里曰義合然專以慈
惠為本未嘗設條教民愛向之有犯令時時法外縱舍得盜賊或哀其窮出財
為償所亡召為左金吾衛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滋行者老遮道不得去於陵
使謂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乃得去莫不流涕憲宗監國進拜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闢反詔滋為劍南兩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半道以
檢校吏部尚書平章事為劍南東西川節度使是時賊方熾又茲兄峯在蜀為
關所劫滋畏不得全久不進貶吉州刺史未幾徙義成節度使滑用武地東有
澤潞北魏博滋嚴備而推誠信務在懷柔李師道田季安畏服之居七年百姓
立祠祝祭以戶部尚書召改檢校兵部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徙荆南吳元濟之
反滋言蔡兵勁與下同欲非朝多計可下宜廣方略離潰其心及宿兵三年調
發益屈詔出禁錢繼之滋揣天子且厭兵自表入朝欲議罷淮西事道聞蕭俛
錢徽坐沮議黜去滋翻其謀更言必勝順可天子意乃得還俄而高霞寓敗帝

思以恩信傾賊且滋嘗云云乃授彰義節度使僑治唐州又以滋儒者拜陽旻
為唐州刺史將其丘滋先世墳墓在蔡莫少陽時為脩墓禁芻牧諸表多署
右職稟給之滋至治去斤候与元濟通好賊圖新興滋單辟講解賊因是易滋
不為備時帝責戰急而滋至六月以無功貶撫州刺史未幾遷湖南觀察使累
封淮陽郡公卒年七十贈太子少保滋既病作遺令勸後事訖三年皆有脩次
性寬易与之接者皆自謂可見肺肝至家人不得見喜愠薄居处衣食能為春
秋嘗以劉惔悲甘陵賊襲善斤思矣春秋指然其文不可廢乃著後序上篆隸
有古法子均右拾遺郊翰林學士

趙宗儒字秉文鄧州穰人八代祖彤後魏征南將軍父驊字雲卿少嗜學履尚
清鯁開元中擢進士第補太子正字調雷澤河東丞採訪使韋陟器之表置其
府又為陳留採訪使郭納支使安祿山陷陳留驊沒於賊時江西觀察使韋懷
族妹坐其夫為畿官不供賊沒為婢驊哀之以錢贖韋厚為資給賊平訪近
屬歸之時人高其義驊以嘗陷賊貶晉江尉久之召拜左補闕遷累尚書比部
員外郎建中初遷秘書少監敦交友行義不以夷險恩操少与勢寅顏真卿
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善時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謂能全其交
也驊位省郎衣食饒乏俸單寡諸子至徒步人為美涇原兵反驊竄鳳山谷

病死贈華州刺史宗儒第進士授校書郎判入等補陸渾主簿數月拜右拾遺翰林學士時父驩遷秘書少監德宗欲寵其門使一日並命再遷司勳員外郎貞元六年領考功事自至德後考績失實內外悉考中上殿最混淆至宗儒黜陟詳當无所回憚右司郎中獨孤良器殿中侍御史杜倫以過黜考左丞裴郁御史中丞盧僈降考中中凡入中上者纔五十人帝聞善之進考功郎中累遷給事中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服金紫居三歲罷爲太子右庶子屏居慎靜奉朝請而已遷吏部侍郎召見勞曰知卿杜門六年故有此拜曩與先巨並命尚念之邪宗儒俯伏流涕元和初檢校禮部尚書充東都留守三遷至檢校吏部荆南節度使散食食戍三千人歷山南西道河中三鎮拜御史大夫改吏部尚書穆宗立詔先朝所召賢良方正委有司試宗儒建言應制而求者當天子臨問試有司非國舊典請罷之詔可俄檢校右僕射守太常卿太常有五方師子樂非大朝會不作帝嗜聲色宦官頗教坊者乃移書取之宗儒不敢違以訴宰相宰相以事專有司不應關白以儒不職罷爲太子少師太和初進太子太傅文宗召訪政理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願陛下守之帝納其言六年授司空致仕卒年八十七冊贈司徒謚曰昭宗儒以文學歷將相位任崇劇然无儀矩以治生瑣碎失名

竇易直字宗玄京兆始平人擢明經補校書郎十年不應辟以判入等為藍田尉累遷吏部郎中元和六年進御史中丞繇陝虢觀察使入為京兆尹万年尉韓晤坐賕易直令官屬按之得贓三千万憲宗疑未足詔窮治至三百万貶易直為金州刺史久之起為宣歙浙西觀察使長慶二年李齊以汴州叛易直欲出庫財賞軍或謂給與无名必生患乃止時江淮漕物淹積不能前軍士聞易直嚮言其部將王國清指漕貨激眾謀乱易直知之械國清送獄其黨數千群灌入獄篡取之欲大剽易直登樓令曰能誅乱者一級賞千万眾喜反縛為乱者三百餘人易直悉斬之入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四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門下侍郎封晉陽郡公即讓度支置其俸三月有詔停判文宗立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入為左僕射判太常卿事頃之檢校司空為鳳翔節度以疾還京師卒贈司徒謚曰恭惠易直以公潔自喜方執政未嘗引用親黨初元和中鄭餘慶議僕射上儀不与隔品官元礼易直為中丞奏駁之及為僕射乃自用隔品致恭為時鄙笑子紉仕至渭南尉集賢校理妻父王涯被禍官官知易直子得不死貶循州司戶參軍

贊曰關播舉李元平守汝州賊縛而臣之宰相不知果可敗國德宗不以是責宰相幾喪天下晉儒苟安燕飲以恩信傾賊迂暗之人烏可語功名奮哉○卷終

張姜武李宋列傳第七十七

唐書一百五十二

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直學士朝請李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等奉

勅撰

張鎰字季權一字公度國子祭酒後胤五世孫也父齊丘朔方節度使東都留守鎰以蔭授左衛兵曹參軍郭子儀表爲元帥府判官遷累殿中侍御史乾元初華原令盧樅以公事譙責邑人齊令誅令誅官人也銜之構樅罪鎰按驗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不直之乃白其母曰今理樅樅免死而鎰坐貶嘿則負官貶則爲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正其罪樅得洊鎰貶撫州司戶參軍徙晉陵令江西觀察使張鎬表爲判官遷屯田右司二員外郎居母喪以孝聞不妄交游特與楊綰崔祐甫善大曆初出爲濠州刺史政條清簡延經術士講教生徒比去州外明經者四十人李靈耀反于汴鎰團閱鄉兵嚴守禦有詔褒美擢侍御史兼綠淮鎮守使以最遷壽州刺史歷江西河中觀察

使不閱旬改汴滑節度使以病固辭詔留私第建中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以兩河用兵詔省薄御膳及皇太子食物鎰因奏減堂廩錢及百官稟奉三分一以助用度時黜陟使裴伯言薦潞州處士田佐時詔除右拾遺集賢院直學士鎰以爲禮輕恐士不勸復詔州縣吏以絹百匹粟百石就家致聘佐時卒不至郭子儀婿太僕卿趙縱爲奴告下御史劾治而奴留內侍省鎰奏言貞觀時有奴告其主謀反者太宗曰謀反理不獨成尚當有佗人論之豈藉奴告耶乃著令奴告主者斬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凌上教本旣脩悖亂不萌頃者長安令李濟以奴得罪萬年令霍晏因婢坐譴輿臺下類主反畏之悖慢成風漸不可長建中元年五月辛卯詔書奴婢告主非謀叛者同自首法並準律論由是獄訴衰息今縱事非叛逆而奴留禁中獨下縱獄情所不厭且將帥功孰大於子儀冢土僅乾兩婿前已得罪縱復縱之不數月斥其三婿假令縱實犯法事不緣奴尚宜錄勳念亡以從

蕩宥況爲奴所懇耶陛下方貴武臣以討賊彼雖見寵一時不能
忘懷於異日也帝納之貶縱循州司馬杖奴死鎰召子儀家僮數
百暴示奴尸盧杞忌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
擇人以代杞即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
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以臣容貌草陋不爲三軍所信恐
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內
外無易卿者其爲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爲鳳翔隴右節度
使鎰知爲杞陰中然辭窮因再拜受詔項之與吐蕃相尚結贊盟
清水約牛馬爲牲鎰恥與盟將末殺其禮乃給語吐蕃以羊豕犬
代之帝幸奉天鎰罄家貲將自獻行在而營將李楚琳者嘗事朱
泚得其心軍司馬齊映等謀曰楚琳必爲亂乃遣屯隴州楚琳知
之稽故未行鎰以帝在外心憂惑謂已亟去不爲備楚琳夜率其
黨王汾李卓牛僧伽等作亂齊映自竄出齊抗託傭皆免鎰縋城
走不及遠與二子爲候騎所執楚琳殺之屬官王沼張元度柳遇

李淑皆死詔贈鎰太子太傅

姜公輔愛州日南人第進士補校書郎以制策異等授右拾遺爲翰林學士歲滿當遷上書以母老賴祿而養未兼京兆戶曹參軍事公輔有高材每進見敷奏詳亮德宗器之朱滔助田悅也以蜜裏書間道邀泚太原馬燧獲之泚不知也召還京師公輔諫曰陛下若不能坦懷待泚不如誅之養虎無自詒害不從俄而涇師亂帝自苑門出公輔叩馬諫曰泚嘗帥涇原得士心向以滔叛奪之兵居常怫鬱不自聊請馳騎捕取以從無爲君幸得之帝倉卒不及聽旣行欲駐鳳翔倚張鎰公輔曰鎰雖信臣然文吏也所領皆朱泚部曲漁陽突騎泚若立涇軍且有變非萬全策也帝亦記桑道茂言遂之奉天不數日鳳翔果亂殺鎰帝在奉天有言泚反者請爲守備盧杞曰泚忠正篤實奈何言其叛傷大臣心請百口保之帝知羣臣多勸泚奉迎乘輿者乃詔諸道兵距城舍止公輔曰王者不嚴羽衛無以重威靈今禁旅單寡而士馬處外爲陛下

危之帝曰善悉內諸軍此兵果至如所言乃擢公輔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徙梁唐安公主道堯主性仁孝許下嫁韋宥以播遷未克也帝悼之甚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即平賊主必歸葬今行道宜從儉以濟軍興帝怒謂翰林學士陸贄曰唐安之葬不欲事塋壠令累甓爲浮圖費甚寡約不容宰相關預苟欲指朕過爾贄曰公輔官諫議職宰相獻替固其分本立輔臣朝夕納誨微而弼之乃其所也帝曰不然朕以公輔才不足以相而又自求解朕既許之內知且罷故賣直售名爾遂下遷太子左庶子以母喪解復爲右庶子久不遷陸贄爲相公輔數求官贄密謂曰實丞相嘗言爲公擬官屢矣上輒不悅公輔懼請爲道士未報它日又言之帝問故公輔隱贄言以參語對帝怒黜公輔泉州別駕遣使齎詔讓參順宗立拜吉州刺史未就官卒憲宗時贈禮部尚書武元衡字伯蒼曾祖載德則天皇后之族弟祖平一有名元衡舉進士累爲華原令畿輔鎮軍督將皆驕橫撓政元衡移疾去德

宗欽其才召拜比部員外郎歲內三遷至右司郎中以詳整任職擢爲御史中丞嘗對延英帝目送之曰是真宰相器順宗立王叔文使人誘以爲黨拒不納俄爲山陵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求爲判官元衡不與叔文滋不悅數日改太子右庶子會冊皇太子元衡贊相太子識之及即位是爲憲宗復拜中丞進戶部侍郎元和二年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戶部事帝素知元衡堅正有守故睦禮信任異它相浙西李錡求入覲旣又稱疾欲賒其期帝問宰相鄭絪細請聽之元衡曰不可錡自請入朝詔旣許之而復不至是可否在錡陛下新即位天下屬耳目若旣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去矣帝然之遽追錡而錡計窮果反是時蜀新定高崇文爲節度不知吏治帝難其代詔元衡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爲劍南西川節度使繇蕭縣伯封臨邛郡公帝御安福門慰遣之崇文去成都盡以金帛帑幕伎樂工巧行蜀幾爲空元衡至綏靖約束儉已寬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

歸雅性莊重雖淡於接物而開府極一時選八年召還秉政李吉甫李絳數爭事帝前不叶元衡獨持正無所違附帝稱其長者吉甫卒准蔡用兵帝悉以機政委之王承宗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中書悖慢不恭元衡叱去承宗怨數上章誣詆未幾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鬪不勝皆駭走遂害元衡批顱骨持去邏司傳譟盜殺宰相連十餘里達朝堂百官恟懼未知主名少選馬逸還第中外乃審知是日仗入紫宸門有司以聞帝震驚馬罷罷朝坐延英見宰相哀慟爲再不食贈司徒諡曰忠愍詔金吾府縣大索或傳言曰無搜賊賊窮必亂又投書於道曰毋急我我先殺汝故吏卒不窮捕兵部侍郎許孟容言於帝曰國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爲朝廷辱帝乃下詔能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五品官與賊謀及舍賊能自言者亦賞有不如詔族之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者於是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左威衛將軍王士平以賊聞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爲承

宗所遣皆斬之逾月東都防禦使呂元膺執淄青留邸賊門察管
嘉珍自言始謀殺元衡者會安先發故藉之以告師道而竊其賞
帝密誅之初京師大恐城門加兵誰何其偉狀異服燕趙言者皆
驗評乃遣公卿朝以家奴持兵呵衛宰相則金吾殷騎導翼每過
里門搜索喧譁因詔寅漏上二刻乃傳點云從父弟儒衡

儒衡字廷碩姿狀秀偉不妄言與人交終始一節宰相鄭餘慶不
事華整門下客多垢衣敗服獨儒衡上謁未嘗有所易以莊詞正
色見重於餘慶元衡歿帝待之益厚累遷戶部郎中知諫議大夫
事俄兼知制誥皇甫鏐以宰相領度支剝下以媚天子儒衡疏其
狀鏐自訴於帝帝曰乃欲報怨邪鏐不敢對儒衡論議勁正有風
節且將大用宰相令狐楚忌之會以狄兼謨爲拾遺楚自尊制引
武后革命事盛推仁傑功以指切儒衡且沮止之儒衡泣見上曰
臣相平一當天后時避仕終老不涉於累帝慰勉之自是薄楚爲
人也遷中書舍人時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厭之會食瓜蠅

集其上儒衡揮以扇曰適從何處來遽集於此一坐皆失色然以疾惡太分明終不至大任以兵部侍郎卒年五十六贈工部尚書李絳字深之系本贊皇擢進士宏辭補渭南尉拜監察御史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會李絳誅憲宗將輦取其貲絳與裴垽諫曰絳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財恐非遏亂略惠綏困窮者願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制可樞密使劉光琦議遣中人持赦令賜諸道以哀饋餉絳請付度支鹽鐵急遞以遣息取求之弊光琦引故事以對帝曰故事是耶當守之不然當改可循舊哉帝嘗稱太宗玄宗之盛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無愧謚號不爲宗廟若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銷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

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
言朕將書諸紳即詔絳與崔羣錢徽韋弘景白居易等搜次君臣
成敗五十種爲連屏張便坐帝每閱視顧左右曰而等宜作意勿
爲如此事是時盛興安國佛祠倖臣吐突承璀請立石紀聖德焉
營構華廣欲使絳爲之頌將遺錢千萬絳上言陛下蕩積習之弊
四海延頸望德音忽自立碑示人以不廣易稱大人與天地合德
謂非文字所能盡若令可述是陛下美有分限堯舜至文武豈不
傳其事惟秦始皇刻嶧山揚暴誅伐巡幸之勞失道之君不足爲法
今安國有碑若敘游觀即非治要述崇飾又非政宜請罷之帝怒
絳伏奏愈切帝悟曰微絳我不自和命百牛倒石令使者勞諭絳
襄陽裴均違詔書獻銀壺甕數百具絳請歸之度支示天下以信
帝可奏仍赦均罪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從史以軍
無見儲爲解李吉甫謂鄭細漏其謀帝召絳議欲逐細絳爲開白
乃免絳見浴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

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憫人以此營誤上心自古納諫
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
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
而削其半故上達者財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
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杜稷利也帝曰
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初承璀討王承宗議者皆言古無以官人
統師者絳當制書固爭帝不能奪止詔宰相授敕承璀果無功還
加開府儀同三司絳奏承璀喪師當抵罪今寵以崇秩後有奔軍
之將蹈利于賞陛下何以處之又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
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署所上疏藁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絳
謝曰陛下憐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
犯聖顏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卿告朕
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遂繇司勳郎中進中書舍
人翌日賜金紫親擇良笏與之且曰異時膺顧託南面當如此絳

頓首烏重肖縛盧從史而承璀牒署昭義留後絳曰澤潞據東
要害磁邢洛跨兩河間可制其合從今薛豎就禽方收威柄遽以
偏將莅本軍綱紀大紊矣河南北諸鎮謂陛下啗以官爵使逐其
帥其肯默然哉宜以孟元陽爲澤潞而以重肖節度三城兩河諸
侯聞之必欣然帝從之張茂昭舉族入覲絳上言任迪簡旣往代
則士之從茂昭皆爲定人宜亟授以官且遣使者詔其麾下皆聽
茂昭節度有詔拜河中節度使會迪簡以帑匱匱竭稍簡罷去
疲老者人情不安迪簡亦危絳請斥禁帑縮十萬以濟事機忝
誠病甚絳建言淮西地不與賊接若朝廷命帥今乃其時有如阻
命則決可討矣然鎮蔡不可并取願赦承宗趣立蔡功時江淮大
旱帝下赦令有所蠲弛絳言江淮流亡所貸未廣而宮人猥積有
怨鬲之思當大出之以省經費嶺南之俗鬻鬻子爲業可聽非券劑
取直者如掠賣法敕有司一切苛止帝皆順納後閱月不賜對絳
謂大臣持祿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爲害霸最其全臣

等飽食不言無履危之患自爲計得矣顧聖治如何有詔明日對
三殿帝嘗畋苑中至蓬萊池謂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也其
見禮憚如此帝怪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耶對曰聖王
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自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
子不以己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何知其必
賢而任之對曰知人誠難堯舜以爲病然循其名驗以事所得十
七夫任官而辨廉措事不阿容無希望依違之辭無邪媚愉悅之
容此近於賢矣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
不肖者怨杜邪徑則懷姦者疾一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過失則人
君跡忌夫然用賢豈容易哉帝曰卿言得之矣六年罷學士遷戶
部侍郎判本司帝以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何哉荅曰凡方鎮
有地則有賦或嗇用度易羨餘以爲獻臣乃爲陛下謹出納烏有
羨贏哉若以爲獻是徙東庫物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帝瞿然悟
帝每有詢訪隨事補益所言無不聽欲遂以相而承璀寵方盛忌

其進陰有毀短帝乃出承璀淮南監軍翌日拜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高邑男方江淮歲儉民荐飢有御史使還奏不爲災帝以語絳荅曰方隅皆陛下大臣奏孰不實而御史苟悅陛下耳凡君人者當任大臣無使小臣得以間願出其名顯責之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爲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然因以爲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以涇隴爲鄙去京師遠不千里烽燧相接也加比水旱無年倉廩空虛誠陛下焦心銷志求濟時之略渠便高枕而卧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體真宰相也遣使者賜醪醕酒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弱軍中請襲節度吉甫議討之絳曰不然兩河所懼者部將以兵圖已也故委諸將搃兵皆使力敵任均以相維制不得爲變若主帥彊則足以制其命令懷諫乳方臭不能事必假權于人權重則怨生向之權力均者將起事生患矣衆所歸必在寬厚簡

易軍中素所愛者彼得立不倚朝廷亦不能安惟陛下蓄威以俟之俄而田興果立以魏博聽命帝大悅吉甫復請命中人宣尉因刺其變徐議所宜絳獨謂不如推誠撫納即假旄節它日使者持三軍表來請與興則制在彼不在此可奏與特授安得同哉然帝重違吉甫故詔張忠順持節往而授興留後絳固請曰如興萬有一不受命即姑息復如向時矣由是即拜興節度使絳復曰王化不及魏博久矣一日挈六州來歸不大犒賞人心不激請斥禁錢百五十萬緡賜其軍有言太過者絳曰假令舉十五萬衆暮歲盡得六州計所轉給三倍于費今興天挺忠義首變汚俗破兩河之膽可嗇小費墮機事哉從之帝患朋黨以問絳荅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跡言之則可疑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子者遇主知則進疑則退安其位不爲它計故常爲奸人所乘夫聖人同跡賢者求類是同道也非黨也陛下奉遵堯舜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君爲

黨耶道德同耳漢時名節骨鯁士同心愛國而宦官小人疾之起
黨錮之獄訖亡天下趨利之人常爲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
遭構毀違其私也小人多譖言常勝正人少直道常不勝可不戒
哉絳居中介特尤爲左右所不悅遂因以自明王播爲鹽鐵使而
事月進絳曰比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它獻而播妄名羨餘不出
祿稟家貲願悉付有司帝曰善訖絳在位獻不入禁中吐蕃犯涇
州掠人畜絳因言濱塞虛籍多實兵少今京西北神策鎮軍本防
盛秋坐仰衣食不使戰事至之日乃先稟中尉夫兵不內御要須
應變失毫釐差千里請分隸本道則號令齊前戰不還踵矣然
士卒樂兩軍姑息宦者以爲言議遂寢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
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
樂也絳或無所論諱帝輒詰所以然又言公等得無有姻故冗食
者當爲惜官吉甫權德輿皆稱無有絳曰崔祐甫爲宰相不半歲
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多公姻故何耶祐甫曰所問當與不當耳非

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爲名言武后命官猥多而開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選古人言拔十得五猶得其半若情故自嫌非聖主責成意帝曰誠然在至當而已帝又問玄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耶絳曰治生於憂危亂生於放肆玄宗嘗歷試官守知人之艱難臨御初任用姚崇宋璟勵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之人分摠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欲日滋內則盜臣勸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故祿山乘隙而奮此皆小人啓導從逸而驕繫時主所行無常治亦無常亂帝曰凡舉事病不通於理追咎其失古人處此有道耶絳曰事或過差聖哲所不免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背交相爲用但矜能護失常情所蔽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處之敎坊使稱密詔閱良家子及別宅婦人內禁中京師囂然絳將入言于帝吉甫曰此諫官所論列絳曰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言者欲移之耶吉甫乃欲諷詔

使止之絳以吉甫畏不敢諫遂獨上疏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
比命訪閭里以貲致之彼不諭朕意故至譁擾乃悉歸所取以足
疾求免罷爲禮部尚書帝乃召承瓘於淮南絳雖去位猶懷不能
已因上言北虜方彊其憂有五彼蔑信重利歲入馬求直今則置
不取當貯佗謀一也屯士不足斥候不明城無完堞非可應卒二
也今之營築不詢衆謀遠規塞外城非要地虜入寇應援艱阻
三也比年通好往來窺覘河山兵甲悉知之矣若寇掠驅脅援兵
非十日不至旣至虜去兵罷復來四也北狄西戎久爲仇敵今回
鶻思叛脫相連約數道並進何以遏之五也十年出爲華州刺史
承瓘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帝戒曰至華
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即行法矣州有捕鶻戶歲責貢限絳以爲言
并勸止畋獵有詔澤潞太原天威府并罷之入爲兵部尚書母喪
免還授河中觀察使河中故節制而皇甫鏐惡絳故薄其恩議
者不直鏐得罪復以兵部召遷御史大夫穆宗數游畋絳率其屬

叩延英切諫不納以疾辭還兵部尚書歷東都留守徙東川節度使復爲留守寶曆初拜尚書左僕射絳偉儀質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賢不肖太分屢爲讒邪所中御史中丞王璠遇絳於道不之避絳引故事論列宰相李逢吉右璠下遷絳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文宗立召爲太常卿以檢校司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累封趙郡公四年南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軍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縋城可以免絳不從牙將王景延力戰歿絳遂遇害年六十七幕府趙存約薛齊皆死事聞諫官崔戎等列絳冤冊贈司徒諡曰貞贈禮甚厚景延亦贈官祿一子大中初詔史官差第元和將相圖形凌煙閣絳在焉獨留中絳所論事萬餘言其甥夏侯孜以授蔣偕次爲士儋子璋字重禮大和中擢進士第辟盧鈞太原幕府遷監察御史奏太廟祫享復用宰相攝事進起居郎舊制設次郊丘太僕盤車載

樂召羣臣臨觀璋奏罷之咸通中累官尚書右丞湖南宣歙觀察使

宋申錫字慶臣史失其所人少而孤擢進士第累辟節度府後頻遷起居舍人以禮部員外郎爲翰林學士敬宗時拜侍講學士長慶寶曆間風俗囂薄驅煽朋黨申錫素孤直少與及進用議者謂可以激浮競文宗即位再轉中書舍人復爲翰林學士帝惡宦官權寵震主再致官禁之變而王守澄典禁兵偃蹇放肆欲剷除本根思可與決大議者察申錫忠厚因召對俾與朝臣謀去守澄等且倚以執政申錫頓首謝未幾拜尚書右丞踰月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除王璠京兆尹密諭帝旨璠漏言而守澄黨鄭注得其謀大和五年遣軍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與璋王謀反守澄持奏浴堂將遣騎二百屠申錫家宦官馬存亮爭曰謀反者獨申錫耳當召南司會議不然京師改足亂矣守澄不能對時二月晦羣司皆休中人馳召宰相馬奔之死於道易所乘以復命申錫與

牛僧孺路隋李宗閔至中書中人唱曰所召無宋申錫申錫始知得罪望延英門以笏叩額還第僧孺等見上出著告牒皆駭愕不知所對守澄捕申錫親吏張全具家人買子緣信及十六宅典史脅成其罪帝乃罷申錫爲太子右庶子召三省官御史中丞大理卿京兆尹會中書集賢院雜驗申錫反狀京師譁言相驚久乃定翌日延英召宰相羣官悉入初議抵申錫死僕射竇易直率然對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聞者不然於是左散騎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羅泰蔣係裴休竇宗直韋溫拾遺李羣韋端符丁居晦袁都等伏殿陛請以獄付外帝震怒叱曰吾與公卿議矣卿屬弟出玄亮固言執據愈切涕泣懇到繇是議貸申錫於嶺表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苦請出著與申錫劾正情狀帝悟乃貶申錫開州司馬從而流死者數十百人天下以爲冤擢盧著兼殿中侍御史初申錫旣歸易素服俟命外舍且妻妾謂曰公何負天子乃反乎申錫曰吾起孤生位

宰相蒙國厚恩不能鉏茲亂反爲所陷我豈反者乎初申錫以清
節進疾要位者納賕餉敗風俗故自爲近臣凡四方賄謝一不受
旣被罪有司驗劾悉得所還問遺書朝野爲咨閤然在宰府無
它謀略七年感憤卒有詔歸葬開成元年李石因延英召對從容
言曰陛下之政皆承天心惟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慙曰我當時
亦悟其失而詐忠者迫我以社稷計故耳使逢漢昭宣時當不坐
此因追復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兵部尚書錄其子慎微爲
城固尉會昌二年賜諡曰貞
贊曰鑑元衡暴忠王室絳巨德大臣皆爲賊姦所乘不歿元身蓋
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撓雖然賢者於忠諫寧以二不幸遽使慊
然於其心哉要躬可殞而名與岱嶽松等矣公輔隙開而猶納說焉
申錫謀小任大顛沛從之惜乎

段顏列傳第七十八

唐書一百五十三

端嚴字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太常掌更部侍郎充集賢館修撰臣等奉

敕撰

段秀實字成公本姑臧人曾祖師濟仕為隴州刺史留不歸更為
汧陽人秀實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
及長沈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舉明經其友易之秀實曰搜章摘
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天寶四載從安西節度使馬靈謩討護蜜
有功授安西府別將靈謩罷又事高仙芝仙芝討大食圍怛邏斯
城會虜救至仙芝兵卻士相失秀實夜聞副將李嗣業聲識之因
責曰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已陷衆非仁也嗣業慙乃與秀實收散
卒復成軍還安西請秀實為判官遷隴州大堆府果毅後從封常
清討大勃律次賀薩勞城與虜戰勝之常清逐北秀實曰賊出羸
師餌我也請大索悉得其廋伏虜師燬改綏德府折衝都尉肅
宗在靈武詔嗣業以安西兵五千走行在節度使梁宰欲逗留觀

變嗣業陰然可秀實責謂曰天子方急臣下乃欲晏然公常自稱大丈夫今誠兒女耳嗣業因固請宰遂東師以秀實爲副嗣業爲節度使而秀實方居父喪表起爲義王友充節度判官安慶緒奔鄴嗣業與諸將圍之以輜重委河內署秀實兼懷州長史知州事兼留後時師老財乏秀實督餽係道募士市馬以助軍諸軍戰愁思岡嗣業中流矢卒衆推荔非元禮代將其軍秀實聞之即遺白孝德書使發卒護喪送河內親與將吏迎諸境傾私財葬之元禮高其義奏擢試光祿少卿俄而元禮爲麾下所殺將佐多死惟秀實以恩信爲士卒所服皆羅拜不敢害更推白孝德爲節度使秀實凡佐三府益知名時吐蕃留襲京師代宗幸陝勸孝德即日鼓行入援孝德徙邠寧署支度營田副使於是邠寧乏食乃請屯奉天仰給畿內時公廩竭縣吏不知所出皆逃去軍輒散剽孝德不能制秀實曰使我爲軍候豈至是邠司馬王稷言之遂知奉天行營事號令嚴肅軍中畏戢兵還孝德薦爲涇州刺史封張掖

郡王時郭子儀以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士放縱不法邠人之嗜惡者納賄竄名伍中因肆志吏不得問白晝羣行丐頡於市有不嫌輒擊傷市人推金帛獲盜盈道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劾秀實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治公見人被暴害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因請曰秀實不忍人無寇暴死亂天子邊事公誠以爲都虞候能爲公已亂孝德即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槊上植市門外營大譟盡甲孝德恐召秀實曰柰何秀實曰請辭於軍乃解佩刀選老健二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頭來矣甲者愕晞因曉之曰尚書固負若屬邪副元帥固負若屬邪柰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藉藉如是幾日不大亂亂由尚書

出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
幾晞再拜曰公幸教晞願奉軍以從即叱左右皆解甲令曰敢譴
者死秀實曰吾未哺食請設具已食曰吾疾作願宿門下遂卧軍
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旦與俱至孝德所謝不能邪由是安
初秀實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
半是歲大旱農告無入令謨曰我知入不知旱也責之急農無以
償往訴秀實秀實署牒免之因使人遜諭令謨令謨怒召農長
曰我畏段秀實邪以牒置背上大杖擊二十輿致廷中秀實泣曰
乃我困汝即自裂裳裹瘡注藥賣己馬以代償淮西將尹少榮頗
剛鯁入罵令謨曰汝誠人乎涇州野如赭人飢死而爾必得穀擊
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恥凡爲
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尚不愧奴隸邪令謨聞大愧流汗曰
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馬璘代孝德母所咨逮璘虜漢
不當固爭之不從不止始璘城涇州秀實爲留後以勞加御史中

丞大曆三年遂徙涇州是軍自四鎮北庭赴難征伐數有功既驟徙相與出怨言別將王童之謀作亂約曰聞警言鼓而縱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失節戒曰毋籌盡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明日復有告者曰夜焚橐積約救火則亂秀實嚴警備夜中果火發令軍中曰敢救者斬童之居外請入不許明日捕之并其黨八人斬以徇曰後徙者族軍遂遷涇州于時倉無久儲郭無居人朝廷患之詔璘領鄭潁二州以佐軍命秀實爲留後軍不乏資二州以治璘嘉其績奏爲行軍司馬兼都知兵馬使吐蕃寇邊戰鹽倉師不利璘爲虜隔未能還都將引潰兵先入秀實讓曰兵法失將麾下斬公等忘死而欲安其家邪乃悉城中士使銳將統之依東原列奇兵示賊將戰虜望之不敢逼俄而璘得歸久之璘有疾請秀實攝節度副使秀實按甲備變璘卒命原將馬頔主喪李漢惠主賓客家人位於堂宗族位於廷賓將位於牙內尉吏士卒位於營次非其親不得居喪側朝夕臨三日止有族談離立者皆捕囚

之都虞候史廷幹裨將崔珍張景華欲謀亂秀實送廷幹京師徙珍景華宇外軍遂安即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顥節度使數年吐蕃不敢犯塞又按格令官使二料取其非公會不舉樂飲酒室無妓媵無言贏財賔佐至議軍政不及私十三年來朝對蓬萊殿代宗問所以安邊者畫地以對件別條陳帝悅慰賚良渥又賜第三區實封百戶還之鎮德宗立加檢校禮部尚書建中初宰相楊炎追元載議欲城原州詔中使問狀秀實言方春不可興土功請須農隙炎謂沮已遂召爲司農卿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憤且素有人望使騎往迎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實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司過耳人主何與知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蒼卒當諭衆以禍福掃清宮室迎乘輿公之職也泚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欲圖泚三人者皆秀實素所厚會源休教泚僞迎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爲宗社之危

不容喘乃遣人諭大吏岐靈岳竊取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宸印
追其兵旻至駱驛得符還秀實謂海賓曰旻之來吾等無遺類我
當直搏殺賊不然則死乃約事急爲繼而令明禮應於外翌日泚
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
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家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
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顙流血鐵面
匍匐走賊衆未敢動而海賓等無至者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反胡
不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海賓明神靈岳等皆繼爲賊害帝在奉
天恨用秀實不極才垂涕悔悵初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
過岐朱泚必致贈遺慎毋納至岐泚固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遂
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以置司農治堂之梁間吏後以
告泚泚取視其封帕完新秀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
於帝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
以十制一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

難何以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爲爪牙也若去之則犬彘馬
牛皆能爲敵帝不用及涇卒亂召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世多其
謀興元元年詔贈太尉諡曰忠烈賜封戶五百莊第各二區長子
三品諸子五品並正員官帝還都又詔致祭旌其門閭親銘其碑
云大和中子伯倫始立廟有詔給鹵簿賜度支綾絹五百以少牢
致祭伯倫累官福建觀察使終太僕卿時宰相李石請文宗加賻
樾鄭覃曰自古殺身利社稷未有如秀實者帝惻然爲罷朝可其
請孫嶷文楚珂知名嶷自鄭滑節度使入爲右金吾衛大將軍封
西平郡公甘露之變嶷當誅裴度奏忠臣後宜免死貶循州司馬
文楚咸通末爲雲州防禦使時李國昌鎮振武國昌子克用欲得
雲中引兵攻之殺於關鷄臺下沙陀之亂自此始珂僖宗時居潁
州黃巢圍潁刺史欲以城降珂募少年拒戰衆裹糧請從賊遂
潰拜州司馬劉海賓者彭城人以義俠聞爲涇原兵馬將與秀實
友善累戰功兼御史中丞劉文喜據涇州叛海賓與其子光國給

以奏請及入對因言姦慝可誅狀既還光國手斬文喜獻闕下拜
左驍衛大將軍封五原郡王海賓樂平郡王贈太子太保實封
百戶

顏真卿字清臣秘書監師古五世從孫少孤母殷躬加訓導既長
博學工辭章事親孝開元中舉進士擢制科調醴泉尉再遷
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辨獄而雨
郡人呼御史雨復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
有詔終身不齒聞者聳然遷殿中侍御史時御史吉溫以私怨構
中丞宋渾謫賀州真卿曰柰何以一時忿欲危宋璟後平宰相楊
國忠惡之諷中丞蔣洙奏爲東都採訪判官再轉武部員外郎
國忠終欲去之乃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具卿度必反
陽託霖雨增陴濬隍料才壯諸廩廩白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
山之疑果以爲書生不虐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
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

邪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眞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遣錄事參軍李擇交統之以刀萬歲和琳徐浩馬相如高抗朗等爲將分摠部伍大饗士城西門慷慨泣下衆感勵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暉鄴郡太守王燾各以衆歸有詔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爲助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愬盧弈蔣清首徇河北眞卿畏衆懼給諸將曰吾素識愬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它曰結芻續體斂而祭爲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爲常山太守斬賊將李欽湊等清士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眞卿爲盟主兵二十萬絕境趙詔即拜戶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眞卿以李暉自副而用李銑賈載沈震爲判官俄加河北招討採訪使清河太守使郡人李肇來乞師肇曰聞公首奮裾唱大順河朔恃公爲金城清河西鄰也有江淮租布備北軍號天下北庫計其積足以三平原之有士卒可以二平原之衆公因而

撫有以爲腹心它城運之如臂之指耳眞卿爲出兵六千謂曰吾兵已出子將何以教我嘗曰朝家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而東將出嶠口限賊不得前公若先伐魏郡斬賊守表知泰以勁兵披嶠口出官師使討鄴幽陵平原清河合十萬衆徇洛陽分犀銳制其衝公堅壁勿與戰不數十日賊必潰相圖死眞卿然之乃檄清河等郡遣大將李擇交副將范冬馥和琳徐浩與清河傅平士五千屯堂邑泰知泰遣將白嗣深乙舒蒙等兵二萬拒戰賊敗斬首萬級知泰走汲郡史思明圍饒陽遣游弈兵絕平原救軍眞卿懼不敵以書招賀蘭進明以河北招討使讓之進明敗於信都會平盧將劉正臣以漁陽歸眞卿欲堅其音遣賈載越海遣軍食十餘萬以子頗爲質頗甫十歲軍中固請留之不從肅宗已即位靈武眞卿數遣使以蠟丸裹書陳事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復爲河北招討使時軍費困竭李嘗勸眞卿收景城鹽使諸郡相輸用度遂不乏第五琦方參進明軍後得其法以行軍用饒雄祿山乘

虛遣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復陷獨平原博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不復振真卿謀於衆曰賊銳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朝廷若誅敗軍罪吾死恨至德元載十月棄郡度河間關至鳳翔謁帝詔授憲部尚書遷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真卿繩治如平日武部侍郎崔漪諫議大夫李何忌皆被劾斥降廣平王摠兵二十萬平長安辭曰當關不敢乘趨出桂桓乃乘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先王而騎真卿劾之帝還奏慰荅曰朕子每出諄諄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嬖卿姑容之百官肅然兩京復帝遣左司郎中李選告宗廟祝畧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帝以爲達識又建言春秋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爲賊毀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不從宰相狀其言出爲馮翊太守轉蒲州刺史封丹楊縣子爲御史唐旻誣劾貶饒州刺史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劉展將反具卿豫飭戰備都統李岷以爲生事非短真卿因召爲

刑部侍郎展卒舉兵度淮而峒奔江西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真卿
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起爲利州刺史不
拜再遷吏部侍郎除荆南節度使未行改尚書右丞帝自陝還
真卿請先謁陵廟而即宮宰相元載以爲迂真卿怒曰用捨在公
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邪載銜之俄以檢校刑部尚
書爲朔方行營宣慰使未行留知省事更封魯郡公時載多引私
黨畏羣臣論奏乃給帝曰羣臣奏事多挾讒毀請每論事皆先
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諸司長官
者達官也皆得專達於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
出使天下事無細大得失皆俾訪察還以聞此古明四目達四聰
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焉詩曰營營青
蠅止于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爲黑變黑爲白也詩
人疾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昔夏之伯
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陛下惡之宜矣胡不回神省察其

言虛誣則讒人也宜誅殛之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獎勵之捨此
不爲使衆人謂陛下不能省察而倦聽覽以是爲辭臣竊惜之
昔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司與仗家
引對不得關礙防擁蔽也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此其平治天下
也天寶後李林甫得君羣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
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使先關白時關人袁思藝曰宜詔至中
書天子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請帝驚喜若神故
權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此權臣蔽主不遵
太宗之法也陵夷至于今天下之敝皆萃陛下其所從來漸矣自
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凋竭太平之治猶可致而李輔國當權宰相
相用事遽爲姑息開三司誅反側使餘賊潰將北走党項哀嘯不
逞更相驚恐思明危懼相挺而反東都陷沒先帝由是憂勤
損壽臣每思之痛貫心骨今天下瘡痍未平干戈日滋陛下豈得
不博聞讜言以廣視聽而塞絕忠諫乎陛下在陝時奏事者不

限貴賤羣臣以爲太宗之治可跂而待且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開
不諱之路猶恐不言況懷默息令宰相宣進止御史臺作條目不
得直進從此人不奏事矣陛下聞見止於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
鉗口結舌陛下便謂無事可論豈知懼而不敢進即林甫國忠復
起矣臣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林甫國忠猶不敢公爲之陛下
不早覺悟漸成孤丘後悔無及矣於是中人等騰布中外後攝事
太廟言祭器不飭載以爲誹謗貶峽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
二州刺史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帝崩以爲禮儀
使因奏列聖謚繫請從初議爲定表修固排之罷不報時喪亂
後典法湮放眞卿雖博識今古屢建議釐正爲權臣沮抑多中格
云楊炎當國以直不容換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及盧杞益不喜改
太子太師并使罷之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將出之眞卿往見杞辭
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
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眞卿四

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爲失
三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留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
明勸不行荅曰君命可避乎旣見希烈宣詔曰希烈養子千餘
拔刃爭進諸將皆慢罵將食之具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扞麾其
衆退乃就館逼使上疏雪己眞卿不從乃詐遣眞卿兄子峴與從
吏數輩繼請德宗不報眞卿每與諸子書俱戒嚴奉家廟恤諸孤
訖無它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眞卿叱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
顧吾無兵戮汝尚說我邪希烈大會其黨召具卿使倡優斥侮朝
廷眞卿怒曰公人臣柰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慙時朱滔王武俊
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
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眞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
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詎賊不絕于口吾年且八十官
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邪諸賊失色希烈乃
拘眞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廷傳將阮之眞卿見希烈曰死生分

矣何多爲張伯儀敗希烈令齎旌節首級示眞卿眞卿慟哭投地
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眞卿爲帥事洩曾死乃拘
送眞卿蔡州眞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
此吾殯所也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
所記諸侯朝覲耳興元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
其所積薪于廷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眞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
希烈弟希倩坐朱泚誅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眞卿曰有詔眞
卿再拜奴曰宜賜卿死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
奴曰從大梁來罵曰乃逆賊耳何詔云遂縊殺之年七十六嗣曹
王皐聞之泣下三軍皆慟因表其大節淮蔡平子顏頊護喪還
帝廢朝五日贈司徒諡文忠賻布帛米粟加等眞卿立朝正色
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如
李正已田神功董秦侯希逸王玄志等皆眞卿始招起之後皆有
功善正草書筆力適婉世寶傳之貞元六年赦書授顏五品正員

官開成初又以曾孫弘式爲同州參軍

贊曰唐之柳宗元稱世言段太尉大抵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非也太尉爲人矍矍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邪非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乎當祿山反哮噬無前魯公獨以烏合嬰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晚節偃蹇爲姦臣所擠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詳觀子行事當時亦不能盡信於君及臨大節蹈之無貳色何耶彼忠臣誼士志乎以未見信望于人要返諸已得其正而後慊於中而行之也嗚呼雖千五百歲其英烈言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段顏列傳第七十八

李晟列傳第七十九

唐書一百五十四

宋祁

奉

敕撰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世以武力仕然位不過裨將晟幼孤奉母孝身長六尺年十八往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悍酋乘城殺傷士甚衆忠嗣怒募射者晟挾一矢殪之三軍謹奮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鳳翔節度使高昇召署列將擊壘州叛羌於高當川又擊連狂羌於罕山破之思遷左羽林大將軍廣德初擊党項有功授特進試太常卿大曆初李抱玉署晟右軍將吐蕃寇靈州抱玉授以兵五千擊之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繇大震關趨臨洮屠定秦堡執其帥慕容谷鍾虜乃解靈州去遷開府儀同三司以右金吾衛大將軍爲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馬璘璠討蕃戰虜倉敗績晟率游兵拔璘以歸封合川郡王璘內忌晟威略歸之朝爲右神策都將德宗始立吐蕃寇劍南方崔寧未還蜀土大震詔晟將神策兵救之踰徧天拔飛越等三城絕大渡斬虜千級虜遁去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爲神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真合兵攻之斬楊朝光晟乘冰度洛水破悅又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魏府右司馬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于趙州也抱真分兵二千戍邢燧怒欲班師晟曰奉詔東討者吾三帥也

邢趙比壤今賊以兵加趙是邢有晝夜憂李公分衆守之不爲過公奈何遽引去燧悟釋然即造抱真壘與交歡晟建言以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帝壯之授御史大夫又俾神策三將軍莫仁權等隸之晟自魏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晟留趙三日與孝忠連兵北略恒州圍朱滔將鄭景濟於清苑決水灌之悅武俊引兵戰白樓孝忠兵箝晟引步騎擊破之清苑益急滔武俊大懼采起兵來救圍晟軍城內攻景濟而外抗滔等自正月至五月不解會晟疾甚不能興軍中共計引還定州而賊猶不敢逼疾間將復進會帝出奉天有詔召晟即日治嚴而孝忠以軍介二盜間倚晟爲重數止晟無西晟語衆曰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息義武欲止吾吾當以子爲質乃以馮約昏并遺良馬孝忠有親將謁晟晟解玉帶遺之使喻孝忠乃得踰飛狐次代州詔迎拜神策行營節度使進臨渭北壁東渭橋所過樵蘇無犯時劉德信自扈澗敗歸亦次渭南軍無制德信入謁晟晟責所以敗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無敢動晟已并兵則軍益振於是朔方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欲晟當一面請與晟合有詔徙屯乃引趨陳濤斜與懷光聯壘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宣且自表裸爲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

爾懷光不悅遷延有異志晟使間說懷光曰賊據京邑天子暴露于外公且速進兵雖晟不肖願為公先驅死且不悔懷光不納每兵至都城下而懷光軍多圍掠晟軍整戢懷光使分所獲遺之又辭不敢受懷光誚沮撓其軍即奏言神策兵給賜比方鎮獨厚公祭逆未平軍不可以異且衆以為言臣無以解惟陛下裁處懷光欲晟自削其軍則士怨易撓帝議諸軍與神策等力且不贖遣翰林學士陸贄臨詔懷光全與晟計所宜者懷光曰果賜不均軍何以戰贄數顧晟晟曰公元帥軍政得專之晟將一軍唯所命其增損費調敢不聽懷光默然計基顧刻削果賜事出已乃止懷光屯咸陽凡八旬帝數促戰以伺賊隙為言卒不出兵陰通朱泚反迹寢露晟懼為所并上言當先變制備請假裨佐趙光銑唐良臣張戔為洋利劒三州刺史各勒兵以通蜀漢衿喉未報會吐蕃欲佐誅泚帝議幸咸陽督戰懷光大駭疑帝奪其軍圖反益急晟與李建徽陽惠元皆聯屯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徙屯即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是日帝進狩梁州駱谷道隘儲供不豫從官之食帝歎曰早用晟言三蜀之利可坐有也顧渚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晟能辦勝邪瑊曰晟秉義挺忠卒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安自行在遣晟將張少弘口詔進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晟受命拜且泣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羈勒誰將復之乃繕甲兵
治陣墜以圖收復是時晟提孤軍橫當寇鋒恐三孟合以軋之則軍詞厚幣
偽致誠於懷光者時赦詹單要乃使張或假京兆尹多署吏調畿內賦不
淹旬芻米告具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公
等此時不誅元凶取富貴非豪英也渭橋斷賊首尾吾欲與公戮力一心建
不世之功可乎士皆雪泣曰惟公命於是駱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尚可
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晟節度戴休顏舉奉天韓游瓌悉郊寧軍從晟懷
光始懼晟乃移書顯讓之使破賊自贖懷光不聽然其下益攜落畏為晟襲
乃奔河中其將孟涉段威勇以兵數千自拔歸晟皆表以要官帝遣使者間
道詔晟兼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帝
欲益西幸晟請駐梁漢以繫天下望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尚華兵馬副元帥
時京兆司錄參軍李勣仲自賊中來力署節度府判官以諫議大夫鄭雲達
為行軍司馬擢張或自副神策軍及晟家皆為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涕數行
下曰陛下安在而欲恤家乎此使晟吏王無忌婿款壁門曰公等家無恙晟
怒曰爾乃與賊為間乎叱斬之時輸縑不屬盛夏士有衣裘者晟能與下同
其苦以忠誼感發士心終無攜死邊士得姚全言崔宣諫者晟命釋縛飯飲

之遣還敕曰爲我謝令言等善爲賊守勿不忠于泚乃引兵叩都門賊不敢
出振旅而還明日會諸將圖所向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成曰外城有里
閤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置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聚苑中今直擊之是披
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連溝柵
而賊將張庭芝李希倩求戰晟顧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冒死來天誘之
矣勒吳詵等縱兵鏖擊賊攻華師急晟以精騎馳救中軍譟而從大破之乘
勝入光泰門再戰敗卻僵尸相藉餘衆走白華賊大哭終夜不息翌日將復
戰或請待西師晟曰賊旣敗當乘機撲殄苟俟西軍是容其爲計豈吾利邪
乃悉軍軍光泰門使王似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晟先夜隕苑垣爲
道二百步比兵至賊已伐木塞以拒戰晟叱諸將曰安得縱賊今先斬公矣
萬頃懼先登拔柵以入似督騎繼之賊崩潰執其將段誠諫太兵分道進雷
噪震地令言庭芝希倩等殊死鬪晟令唐良巨等步騎奔突賊陣成輒北十
餘遇皆不勝蹙入白華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晟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右呼
曰相公來賊驚潰禽馘賊蓋泚率殘兵萬人西走田子奇追之餘黨悉降晟
引軍屯含元外廷舍右金吾次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遣
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慰居人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數

一司馬伯取賊馬二即斬以徇坊人之遠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明日孟
涉屯白華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屯安國寺斬賊用事者及
臣賊官豎于市表著節不屈者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條脅汙于賊者
請以不死露布至梁帝感泣群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兇熟而市不易廛宗廟
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帝曰天生晟爲社稷萬人
豈獨朕哉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實封千戶晟遣大將吳詵以兵三千到寶鷄
清道自請迎扈不許帝至自梁晟以戎服見三橋帝駐馬勞之晟再拜頓首
賀克殄大盜廟朝安復已即跪陳備爪牙自不能指日破賊致乘輿再狩乃
臣不任職之咎敢請死伏道左帝爲掩涕命給事中齊映起之使就位有詔
賜第永崇里涇陽上田延平門之林園女樂一列晟入第京兆供帳教坊鼓
吹迎道守詔將相送之帝紀其功自文于碑敕皇太子書立于東渭橋以示後
世又令太子錄副以賜始晟屯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曰熒
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邪
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
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涇州倚邊
數戕其帥晟請治不龍命者因以訓耕積粟實塞下羈制西戎帝乃拜晟

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實封千五百戶晟請與
李楚琳俱行亦將治殺張鎰罪帝方務安反側不許晟至鳳翔亂將王斌等
十餘人以次伏誅時官者尹元貞持節到同華擅入河中諭慰李懷光晟劾
元貞矯使欲洗宥元惡請治罪又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抵京師三百里
同州制其衝兵多則示未信少則力不足忽驚東偏何以待之一也今赦懷
光則必以晉絳慈隲還之渾瑊康日知又且遷徙二也兵力未窮忽宥反逆
四夷聞之謂陛下兵屈而自罷耳今回紇拒北吐蕃梗西希烈僭淮蔡若棄
疆示弱以招窺覷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悉復叛動行賞追還緇廟今
府庫空殫物不酬滿是激其叛四也既解河中諸道還屯當有賜賚賞典不
舉此言必起五也今河中米斗五百芻藁且罄久餓死墻壁間其大將殺戮
幾盡圍之旬時力窮且潰願無養腹心疾為後憂臣請選精兵五千約十日
糧可以破賊帝方以賊委馬燧渾瑊故不許晟至涇而田希鑒迎謁執之并
其黨石奇等悉伏誅表石龍武將軍李觀為涇原節度使晟常曰河隴之陷
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貪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爾且土
無繒絮之苦役擾唐之心豈有既乎因悉家貲懷輟降附得大酋浪息曩
表以王號每虜使至必召自曩於坐衣大錦袍金帶夸異之虜皆指目歆豔

吐蕃君臣大懼相與議尚結贊者善計乃曰唐名將特李晟與馬燧渾瑊爾
不去之必爲吾患即遣使委辭因燧請和且求盟因盟謀執瑊以質燧於是
結贊大盟兵踰隴岐無所掠陽怒曰吾來乃不牛酒犒軍徐引去以是間
晟晟選兵三千使王佖伏汧陽旁擊其中軍幾獲結贊晟又遣野詩良輔等
攻摧沙堡援之結贊屢乞和會晟朝京師奏言戎狄無信不可許宰相韓滉
與晟合因請調軍食以給西師然天子內戢兵疑將臣生事亦會滉卒而張
延賞當國故與晟有隙後雖詔講解而陰不與也密言晟不可久持兵更薦
劉玄佐李抱真經略西北俾立功以間晟帝惑其言貞元三年帝坐宣政殿
引見晟備冊禮進拜太尉中書令罷其兵詔晟乘輅謁太廟視事尚書省賜
良馬錦綵千計是歲瑊與吐蕃盟平涼虜劫之瑊挺身免詔罷燧河東皆如
結贊計云通王府長史丁瓊者嘗爲延賞擢抑内外望乃見晟曰以公功乃
奪兵柄夫惟位高者難全去蚤圖之晟曰君安得不祥之言執以聞明年詔
爲晟立五廟追貴高祖以下附其主給牲器牀帷禮官相事它日與馬燧
見延英帝嘉其勳下詔曰昔我烈祖乘乾坤邊徼掃隋李荒第體元御極作
人父母則有能寵之士不二心之臣左右經綸參翊締構昭文德恢武功威
不若康不义用端命于上帝付畀四方王業旣成太階旣平乃圖厥咨列于

交煙閣樹昭績効表式儀形以弗忘朝夕永垂乎來裔君臣之義厚莫重焉
歲在己巳秋九月我行西宮瞻望宗構見老臣遺像顯然肅然和舒在色想
雲龍之協期感致業之艱難觀往愍今取類非遠且功與時並才與世生苟
蘊其才遇其時尊主庇人何代蔑有在中宗時有如桓彥範等著輔戴之績
在玄宗時有如劉幽求等申羽翼之勲在肅宗時有如郭子儀掃除氛祲今
顧晟等保寧朕躬感曷力肆勤光復宗祏訂之前烈夫豈多謝闕而未錄孰
旌厥賢况念功紀德文祖所爲也在予其曷敢忘有司宜叙先後各圖其象
于舊臣之次命皇太子書其文以賜晟晟刻石于門七年以臨洮未復請附
貫万年詔可九年薨年六十七帝聞流涕詔百官就第進弔比大斂帝手詔
折言以存保世嗣申告愍前冊贈太師謚曰忠武又葬又御望春門臨送遣謁
者宣詔于柩車百官拜哭于道憲宗元和中詔其家與屬籍以晟配饗德
宗朝廷僖宗狩蜀倉部員外郎袁皓采晟功烈爲興元聖功錄徧賜諸將
表勵之晟性疾惡臨下明每治軍必曰其有勞其長于是雖厮養小善必記
姓名尤惡下爲朋黨者篤分義隆於故舊嵐州刺史潭元澄嘗有德於晟後
貶死晟旣貴直其枉詔贈元澄寧州刺史晟撫其二子爲成就之在鳳翔嘗
曰魏徵以直言致太宗于堯舜上忠臣也我誠慕焉行軍司馬李叔度曰彼

搢紳儒者事公勲德何希是哉晟曰君失辭晟幸得備將相苟容身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邪是非惟上所擇爾叔度勲故晟每進對臺臺盡大臣即未嘗露于外治家以嚴子姪非晨昏不輒見所與言未嘗及公事正歲崔氏女歸寧讓曰爾有家而姑在室婦當治酒食且以待賓客即卻之不得進達禮敦教類若此與馬燧皆在朝母宴樂因賜使者相街于道兩家日出無鍾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旣薨城鹽州復故池以新鹽賜宰相帝思晟乃致鹽靈座其眷遇終始無與比者有十五子其聞者愿憲朔聽云

原少謙謹晟立功時諸子未官宰相以聞即日召授太子賓客上柱國故事柱國門列戟遂父子皆賜元和初領夏綏銀宥節度使政簡而嚴部有失馬者原署牒于道以金購之三日失馬并良馬一擊署下且曰逸而至不告罪當死謹以良馬贖原歸失馬而縱其良境內肅然徙節武寧軍會伐青鄆數有功以久疾用愬代之召爲刑部尚書俄檢校尚書左僕射節度鳳翔自是彌聲色而政衰矣長慶中徙宣武始張弘靖給其軍頗厚原至府庫殫匱賞資不及弘靖時而侈費過之以威刑操下用婚家寶綬典帳中兵驕驚爲沓牙將李臣則等因衆不忍夜斬緩首原聞變不及帟與左右數人縋而逸奪

野人乘馳以免其家死於兵三子匿而免丘旣亂因大掠推李芥主後務請諸朝時責原不職貶隋州刺史入爲老金吾衛大將軍復拜河中晉絳等節度使雖嘗以荒侈敗不能自悛軍政愈弛結納權近官賞隨賂遺輒盡蒲人怨且亂會卒贈司徒○憲與翹於諸子號最仁孝長喜儒以禮法自矜制調太原府參軍事醴泉尉于頔鎮襄陽辟署於府時吳少誠張淮西獨憚頔威彊時謂憲爲之助又辟魏博田弘正幕府遷衛州刺史以治行稱徙絳州絳有幻人怵民以亂憲執誅之河中兵卒仰食于絳而汾可輸河渭歲租與糴常數十萬石故教保山爲固民之輸者十牛不勝一車憲濱汾相地治新倉當費二百萬請留垣縣粟糴河南以錢還糴絳粟旣免負載勞又權其贏以完新倉絳人賴利入爲宗正少卿副金吾大將軍胡証爲送太和公主使還獻回鶻道里記遷太府卿大和初繇江西觀察使遷嶺南節度使憲勳伐家子所歷皆以吏能顯政績暴著善治律令性明恕詳正大獄活無罪者數百人卒官下

翹字元直有籌略善騎射以蔭補協律郎遷累衛尉少卿早喪所生爲晉國王夫人所鞠王卒晟以非嫡救諸子服總翹獨號慟不忍晟乃許服縗旣練晟薨與憲廬墓側德宗數遣歸第一夕復往帝許之服除授太子右庶子出

爲坊晉二州刺史以治異等加金紫光祿大夫進詹事憲宗討吳元濟唐鄧
節度使高霞寓旣敗以表滋代特復無功朔求自試宰相李逢吉亦以朔可
用遂檢校左散騎常侍爲隋唐鄧節度使朔以其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
爲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朔曰賊方安表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于
軍曰天子知朔能忍恥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乃斥倡優未
嘗嬉樂士傷夷病疾親爲營護蔡人以笄敗辱霞寓等又朔名非夙所畏者
易之不爲備朔統執烏務排誠待士故能張其卑弱而用之賊來降輒聽其便
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勞之曰而亦王人也無奪親戚衆願爲朔
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僞一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詔益河中
鄆坊二千騎於是繕鎧厲兵攻馬鞍山下之拔道口柵戰嶺岍山以取鑪冶
城入白狗汶港柵拔楚城襲朗山再執守將平青陵城禽票將丁士良異其
才不殺署捉生將士良謝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陳光洽爲之謀也
我能爲公取之乃禽以獻於是秀琳舉文城柵降遂以其衆攻吳房殘外垣
始出攻吏曰往亡日法當避朔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旣引還賊以精騎
尾擊朔下馬據胡牀令軍曰退者斬衆決死戰射殺其將賊乃走或勸遂取
吳房朔曰不可吳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朔單騎抵

柵下與語親釋縛署以爲將秀琳爲勅策曰必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者祐賊健將也守與橋柵其戰宜易官軍朝候祐護獲于野遣吏用誠以壯騎三百休其旁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用誠禽而還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爲客待間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忠義亦賊將所謂李憲者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乃募死士三千人爲突將自教之會兩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爲不殺祐之罰將吏雜然不解朝方不能獨完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衆邪則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以還朝朝乃令佩刀出入帳下署六院兵馬使六院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故委祐統之祐捧檄鳴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龔蔡之謀龔蔡果敢貪謀者族朝刊其令一切撫之故謀者反効以情朝益悉賊虛實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悉銳卒屯洹曲以抗光顏朝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解見裴度告師期于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爲前鋒李忠義副之朝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嚴張柴殲其戍救士少休益治鞍鎗發刃鼓弓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于道十一二張柴之東陂澤阻奧衆未嘗蹈也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向愬曰

入蔡州取吳元濟土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愬久人不敢自
為計賴道分輕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
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大擊之以亂軍聲賊持吳房朗山戍安然無知
者祐等坎墉先登眾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
元濟外宅蔡吏譴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褚衣爾及聞
號令曰常侍傳語始譴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兵薄之愬
計元濟且望救於董重質乃訪其家尉安之使無怖以書召重質重質以單
騎白衣降愬待以禮進誠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
二萬眾皆降朝不戮一人其為賊執事帳內厨廩所役悉用其舊使不疑乃
屯兵鞠塲以俟裴度至愬以素鍵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
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之從觀乃還屯文城柵有詔進檢校尚書左
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涼國公實封戶五百賜二千五百官帝方經略隴
右故徙愬節度鳳翔李師道反詔愬代原帥武寧軍旬日踐父兄兩鎮卅以
為榮董重質得罪被午朝請賜軍中自効許之乃署為牙將愬與賊戰金
鄉破之凡十一遇禽其隊帥五十俘馘萬計遣青平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徙昭義節度賜第興寧軍會田弘正守鎮州乃以愬帥魏博長慶初幽鎮亂

殺弘正朔素服以令軍曰魏人富庶而通于天化者田公力也上以其愛人使往治鎮且田公撫魏七年今鎮人不道而戕害之是無魏也父兄子弟食田公恩者何以報之衆皆哭又以玉帶寶劍遺生元翼曰此劍吾先人嘗以揃大盜吾又以平蔡姦今鎮人逆天公宜用此夷之也元翼感動謝曰敢有不承而愛其死力乃下令軍中勒兵以俟會朝疾甚不能軍詔田布代之以太子少保還東都卒年四十九贈太尉謚曰武朝行已儉約其昆弟賴家動貴飾輿馬矜室廬唯頤所處乃父時故院無所增廣貽戚克京師市不改肆頤平蔡亦如之功名之奇近世所未有晚雖忽于取士與鄭注善議者不以掩其賢

贊曰頤得李祐不殺付以兵不疑知可以破賊也祐受任不辭決策入死以顥能用其謀也祐之才待朝方顯故曰平蔡功朝爲多

聽字正惠七歲以蔭爲協律郎父吏少之不甚敬聽輒使鞭之晟奇其才長乃辟佐于頤府吐突承璀討王承宗以聽爲神策行營兵馬使既戰斬賊驍將憲宗壯之詔圖狀以獻承璀數問聽計卒縛盧從史遷左驍衛將軍出爲蔚州刺史州有銅冶自天寶後廢不治民鑄鑄不禁聽乃開五鑪官鑄錢日五萬人無犯者徙安州會觀察使柳公綽方討蔡以聽典軍二活之聲振

賊中召為羽林將軍帝討李師道出聽楚州刺史淮南兵縣弱輒人素易之
聽日整勒士皆奮即掩賊不虞趨漣水破沐陽絕龍沮堰遂取海州攻朐山
降之懷仁東海兩城望風送款以功兼御史大夫夏綬銀青光祿使又徙靈
鹽部有光祿渠久廢廢聽始復屯田以省轉餉即引渠溉塞下地千頃後賴
其饒進檢校工部尚書穆宗初立幽鎮反擇名臣節度太原者代裴度使統
兵北討始聽為羽林時有駿馬帝在東宮使左右諷取之聽自以身宿衛不
敢獻於是帝曰李聽往在軍中不與朕馬是必可任乃授檢校兵部尚書充
河東節度使敬宗嗣位改義成軍大和初討李同捷而魏博將刀志沼反擊
其帥史憲誠詔聽出援擊殺志沼以功封涼國公拜一子五品官王廷湊之
亂詔聽赴立屯貝州史憲誠懼聽因取道襲之衷甲候諸郊聽敕棄兵
野次魏人乃安憲誠既請朝魏人怨詔聽兼帥魏博聽遷延不即赴魏遂亂
殺憲誠共推大將何進滔乘城拒守聽不得乃屯館陶又不設備魏人襲
之師驚潰死失殆半輜械盡棄之聽晝夜馳以免於是御史中丞溫造等劾
奏魏州亂憲誠死職繇于聽請論如法天子不罪也罷為太子少師聽素以
賂遺得權幸心故多為助力未幾拜邠寧節度使邠署相傳不利治垣舍前
刺史視其壞莫敢葺聽曰將出繫幽門何避治署邪亟使完新之卒無異改

帥武寧軍有故奴為徐將不喜聽來乃先殺親吏之使徐者以沮聽聽果懼以疾解授太子少保踰歲節度鳳翔又徙陳許鄭注掎其過詔以太子太保分司東都開成初為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文宗嘆曰付之兵不疑退處散地不怨惟聽為可四年以疾求還復拜太子太保辛年六十一贈司徒聽治官苛細急掣歛頗極所欲盛飾車馬服玩或誠之聽曰家聲在人若示衰薄恐不見忠功之効吾欲夸而勸之也好方書擇其驗者題於帷在墻屋皆滿

聽子琢以家閥擢累義昌平盧鎮海三節度使無顯功不為士大夫稱道數免復遷廣明時沙陀數爭邊於是琢為宿將拜檢校尚書右僕射蔚朔等州招討都統行營節度使徙河陽三城坐迨撓下遷刺史卒

王佖者晟之甥武敢閑騎射晟在師佖無不從攻朱泚於光泰門賊方銳佖與李演慶戰蹀血賊數比諸軍求之遂大振以功擢神策將擊吐蕃有功晟視佖與子姓等其給與過之晟兵罷佖亦不見用召為左衛上將軍元和中拜朔方靈鹽節度使吐蕃欲作烏蘭橋以過師積材河曲朔方府常遣兵發其木委子何故莫能成及佖至虜知其寡謀乃厚賂之而取遂功築月城以守自是虜歲入為寇朔方乘障不暇人以咎佖在鎮檢下亡術猜忌多殺

人召還為右衛將軍故事將相除徙皆內出制故號白麻至倨以責罷遂中書進制久之卒

贊曰晟之屯東渭橋也朱泚盜京師李懷光反咸陽河北三叛相王李紘制河南李希烈江鄭汲晟無積貲輸糧挾孤軍抗群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者徒以忠誼感人故豪英樂為之死耳至師入長安而人不知雖三王之佐無進其能可謂仁義將矣嗚呼功能存社稷不能見信於庸主奪其兵哀哉雖然功蓋天下者惟退禍可以免四子世似其勞是且有後哉

列傳第七十九